

西漢年紀

上

三

國朝基本叢書

西漢年紀

(上)

王益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爲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比部，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爲校勘而重鐫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爲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爲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刪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說，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說苑新書而詳辨之；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圖志而折衷之；本本源流，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溫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既成，聊綴數言於簡首。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 西漢年紀卷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走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間此語見呂后常知其處云

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高祖紀荀紀考

嘗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恐非事實班氏削去即自疑三字而荀悅漢紀補書曰高祖亡避走于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

案秦二世元年至三年楚漢起兵始末原本未載疑有脫漏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因以能寬容且已服降殺之不祥乃

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祖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

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

秦悉欲得之皆載于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按高祖沛公入咸陽前何處收秦丞相府圖書文

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

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史記張良傳徐廣註沛公不聽

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

此語見紀。還軍霸上。項良世案。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

地。西至河南。

此記月表。

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

平傳。

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守兵。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要士卒爲擊破沛

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爲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媾。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按原本。子爲擊。

破沛公軍句。即接沛公語。所以謂將守關者。云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自早來謝。沛公諾。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言告項羽。

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報項王。以下皆爾。按是時羽未稱王也。當是史臣追書。非事實。通鑑悉稱項羽。或曰將軍。今從之。

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

曰。臣與將軍勳力而攻秦。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羽因留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

玉玦。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

按此下。史記尚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爲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漏。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項史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按史記。尚有張良出召樊噲一節。此處文義未明。疑有脫漏。

於是遂去。乃令張

良問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

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大將軍足下通鑑易以亞父今從之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面破之曰唉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

記秦紀云燒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封之與羽紀不同當考或說音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

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果然項羽聞之妄說者羽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班史通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

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考異

葉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南粵尉趙佗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南粵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

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弑義帝羽紀通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

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時田榮殺田布自立爲齊王此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請侯罷戲下各歸國

有脫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王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

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考異曰漢書帝紀以爲誰宗之言按其辭與韓王信傳所載韓王信說漢

秋。韓王本名信都。劉氏史通及小翻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與韓信之信有別。司初淮陰人韓信。爲布  
馬。遷能去都字。班據因誤註去聲。混作混陰。候名。而附入拜。其一篇。考其所稱甚當。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數。韓千羽。  
友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數。韓千羽。  
而不及其歸漢。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  
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  
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也。見人恭敬。言語媁媁。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霸天  
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  
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唯獨邯。欣。擊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今楚  
彌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  
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信。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填撫諭告。使給軍食。何世八月。史記高漢王引兵。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曰。漢

晉書本紀傳五月。禮四月。諸侯方各親其國。不應五。威茶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茶擊殺廣。無終。月。惟此。史記高祖紀。月。表。皆作八月。爲是。今從史記。 威茶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茶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項羽紀。載。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爲韓王。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於四月。今從月。表。及漢水紀。載於八月。 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爲韓王。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

韓地。信 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中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爲漢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

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

行。項羽由此怨布。羽 王陵始爲縣豪。漢王徵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

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何爲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布紀。皆無。今以通鑑增入。 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遂伏劍

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後世案。

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

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舊故。而項王彊。又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入秦。可謂能義矣。尚。詳。仍。楚。布。紀。

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邱。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

代。趙王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耳。詳。餘。傳。 十一月。漢王乃

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水。紀。韓。王。信。傳。 韓王還歸。都樸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

吳增補秦北故胡集河上塞

故秦苑圍園池令民得田之

本二月蕭何守關中

荀紀考異曰按何世家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

中侍太子治樓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遺賫書載于八月正以四月敗于彭城道逢李

載之六月立為太子太子以六月立不應蕭何侍太子守關中卻在立太子之前也然以史考之漢王敗

于彭城而至祭掃蕭何登關中老弱未傅悉誦軍使何守關中不應可謂其老弱也然漢王將東擊楚

又不應關中無人居守史記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此正彭城之役故荀紀載于二月得之

矣子長所記蓋總記一統之事今守關中則從荀紀自侍太子以下則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為義帝發

載于立太子之後庶不抵牾按荀悅漢記蕭何守關中在春正月則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為義帝發

喪相而大哭哀臨

力禁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夏四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

曰五諸侯願注以為常山河南韓彭股也按常山張耳兵敗率頭鼠竄以歸漢安得有兵是時陳餘遺兵

助漢軍趙為五耳韓信傳云二年出則收魏河南韓彭王皆耳合齊趙共擊楚然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

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故入妄加耳又漢書中五諸侯兵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

今從史記作部字按韓王當是韓信師古注以為鄭昌請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

王僧之乃變其服短衣楚制

叔孫通時薛人丁固

楚漢春秋云為楚將逐賓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

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

季布項羽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于橫

田橫傳按史記時楚與漢戰于彭城大破漢軍漢王聞行收軍五月至彭城

兵直趨此本俱失疑疑有說焉五月漢王以曹參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為

子儻楚起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敖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高紀考異曰按前一節考異云自侍太子以下載于立太子之後知此上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

高紀道經考異云漢當有蕭何侍太子治樓陽事今本不載似屬脫落

上謂南上謂北已見于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漢王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縣令爲公社下令曰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志匈奴冒頓既滅東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廣使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是歲以盧綰爲太尉史記大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

來

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

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軍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何楚龍且擊

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

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

布

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項羽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媿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爵邑士之頑頓謂曰者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卽定矣平

會

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自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王

深壁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

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于元葉武涉開漢書得九江王布史記

紀漢書韓信傳考異曰此語本之史記項羽紀而漢書紀書布以十二月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

至成臯按布以十一月起兵攻楚楚遣龍且擊布數月且破布軍是布留九江數月豈得次月即至漢也

兼收兵北至成臯亦在宛葉後李羽紀書曰漢王之出滎陽而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

此得其實入保成臯即以羽引而東使終公守成臯漢王引兵北擊被終公復軍成臯是也漢書韓信

傳云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臯並復急圍之與史記合而紀以布至漢

為十一月故并移屯成臯于前年蓋漢王自彭城既敗之後與羽相距於滎陽紀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三年夏四月項王圍滎陽漢王請和使漢王在成臯羽當圍成臯可也漢王後用紀信計始自滎

陽運至成臯入關耳按史記紀是時亦無屯成臯事當是漢書紀誤今從史記羽紀書布歸漢于宛葉閒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為番君高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

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糴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謀取敖倉

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考異曰史記漢書以敖倉說齊合為一今田廣據千里

之齊田解將二十萬之衆考異曰漢傳作田開劉真父謂此時何緣軍于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王

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橫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

田傳

灌嬰虜華毋傷。

嬰傳

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

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于膠東。

田傳

使使于楚請救。

韓信傳

項王聞韓信破齊，且

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

漢紀

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悉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

黃令之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

其兩反

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

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舍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

下。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彭越傳

漢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

羽傳 漢曰：不知所拜，月日今從前悅。

漢紀

載于高帝聽入成車之次，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

越傳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

當是時，漢方困於滎陽。

劉通傳

考異曰

韓信傳云：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按是時，漢王與項羽

以安國之是也。今漢通傳云：漢方困于滎陽。

春二月

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于魯北，破之。韓南

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鄭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

破項聲，鄭公下邳，斬薛公于下邳。壽春，擊破楚騎于平陽，遂降彭越。虜楚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攻

苦醢，與漢王會臨鄉。

漢要傳

秋七月，立英布爲淮南王。

本紀

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八月，初爲籟賦

漢注 漢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北貉反

莫宰

燕人來致烏騎助漢。

本紀

九月，歸太公、呂后。

羽弗聽。漢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漏。」  
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竝行屠城父，隨彭越，皆

會垓下。高紀布傳彭城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

將軍居左。史記正義曰：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

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正義曰：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

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

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於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

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音蟻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乃自刎而死。」此據羽紀。項籍已死，灌嬰乃渡

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館及靳歙別定

江陵，擊虜臨江王共敖，送致雒，殺之，以臨江爲南郡。見漢紀劉賈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陳人，鄭

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當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言昧死，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罪重，而書，漢道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

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

號比擬，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

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

動海內，又以辟讀曰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

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于天下之民，

則可矣。于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繡等三百人，與博士樓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

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秦皇曰：上古天子稱皇帝，其次稱王。秦皇以其次稱帝，其次稱王。漢王以其次稱帝，其次稱王。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古謂字精德累功，治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

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

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繇古繇難也。秦既稱帝，患

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國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符語燒書，內

鋤英雄，外服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敵讀曰戍彊于五伯。讀曰閔

闔通於干戈。音響應磨音磨於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音讀曰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鎔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

考吳曰。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爲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通鑑易爲更字。今漢書本紀。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

本紀注。漢書本紀。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官儀云。高

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作陳廟于外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于黃得天下。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諡曰昭靈夫人。因作關西。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

布。天下大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夏五月。兵皆罷歸家。或曰。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方目之。十二

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

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

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下。皆令食邑。或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

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反。屬力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曰。秦民爵公大

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

有功者。顯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

重論之。本。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越也。發步卒五

重論之。本。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越也。發步卒五

萬人騎五千能以取九江乎。

夢異曰：漢書地理志：九江，水出彭澤，東流至浠水，入江。此云引兵攻彭澤，楚王未去齊，按高

非是，今謂

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于步卒五萬人騎五

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

英布田橫權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齋。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一見吾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客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

田橫傳

班固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尙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惟魏豹、韓信、田儻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

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庠。

秋七月，趙景王張耳薨，子敖嗣。尙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

耳傳

長沙文王吳芮薨，子臣嗣。初，文王芮，帝賢之。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高傳

班固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

孤，見疑疆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或謀叛逆，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

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盧綰為羣臣歆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

臣有功者立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

為燕王綰傳罷太尉官史記大事記大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臥内衣被飲食賞賜羣

臣莫敢望雖蕭曹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有如綰者綰傳故特王之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考異

紀通鑑前之溫公謂是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而臧

荼立盧綰為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稱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

方選丞相此未得為丞相也今刪去三字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恐

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

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憐之其

赦天下漢書遂會諸侯於陳平世家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執之淮南

王布梁王越來朝西越傳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為周呂侯釋之建侯史記

班固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

襄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渡廣博矣

分楚地為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王齊荆地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荆王漢書都吳史記以

碭郡薛郡邾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爲楚王都彭城交好書多材藝少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交王楚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子肥爲齊王都臨淄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數百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世家封張良爲留侯蕭何鄒侯酈商曲周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灌嬰潁陰侯周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濞成侯孔聚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未封周竈爲隆慮侯戊申封丁復爲陽都侯功臣壬子封呂青爲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爲東武侯功臣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趙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願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多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例世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置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世上已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二十八人，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邾侯，二千五百戶。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今從良傳。漢書謂今從史記，又川北漢書本表，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亦作三月戊子，按今本漢書表，無作正月戊午者。彊侯，傅胡害賞。式制齊侯，搖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未，封闔澤赤敬市侯。功臣上歸櫟陽。本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始封國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搖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秦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秦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觔。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

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歿，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假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微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

木紀

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繒賀祁穀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

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戊戌，封丙猜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

害終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斤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

陽侯，周繹鄰成侯。

功臣

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列

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木紀曰：與功臣制

金匱石室

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功臣

鄼侯蕭何第一，平陽曹

參第二

第三宣平侯也。意必高后時曲升之，非高祖之誓也。今既無考，姑闕之。

絳侯

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

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嬰第八，穎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

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

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

功臣

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爲北平侯。

功臣

遷張蒼爲

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

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臣列

立大市于長安。

史記大

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

封其母底爲重平侯。封彭音跖之亦反。芒侯。陳大乞高胡侯。奚類。厭次侯。功區表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歲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祀于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蠶力追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西漢年紀卷二

高祖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

衛官史記作衛官設兵，張旗志。一作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

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音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輿服志云：殿屋，以蓋車，百官

執職。漢書作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乃拜叔孫通為奉

常，賜金五百觔。初，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

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猶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搆旗之士，諸

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出

皆以五百觔。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通傳叔孫通既為奉常，遂定儀法。樂禮

志。著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襄陽傳，在因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帝敕費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益律旁章十八篇。晉刑法志漢興，樂家有制氏。禮

人，晉書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通乃因奏樂人，制宗廟樂。考其曰：禮

樂志：以為高祖時，不附歲月，今附于定禮儀之後，他皆類此。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

步之節猶古采齋

才私反

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

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

樂禮容

考異曰：禮樂志作六年，今附于叔孫通制樂之後。

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

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

丁禮反

皆因秦舊事焉。禮樂志

班固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

初帝入關約法三章，鑄削煩苛，兆民大說。

讀曰悅

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蕭

何搆

九問反。之石反。

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

刑法志

考異曰：不知其時，今因叔孫通定禮儀，因附于後。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

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與版戶三篇。

解詁曰：與律、版戶，律總謂之事律也。

合為九篇。

晉刑法志

推定政論曰：何作九章之律，有奕三獄之令，嚴制新詛，嚴首故謂之具五刑。

後漢陳忠曰：刑制大匠有告罪之科。藝文志曰：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士史試卒竟能誦九千字以上，乃得

為史，又以六館試之，課法者以為尚書御史，齊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先是秦為虐政，四時六監者古文，古字筆畫難書，經某處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舉印書，信也。

行刑，至何草律，季秋論報。

見通典

常書三冬之月。

漢舊事

又陳直曰：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藝文志

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外命天下郡國，選引彊壯材力

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漢官儀

考異曰：此據漢官儀所載，其所因刑法志云：天下既定，經秦

而置材官于郡，置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者七校，外有

樓船集如西晉所造也。安傳曰：秦皇帝使尉繚圖時樓船之士及是。是樓船乃秦皇也。漢官儀以爲。帝區。是武帝因奉行之。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試金

革騎士各有口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通張蒼緒正律歷，以帝十月始至霸

上，因故奏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漢書以蒼言用顛頊歷，比于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而朔晦月見，弦

望滿虧多非是。漢書又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代定

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漢書

太史公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之子弟分散，戰國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帝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

帝徵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邸，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羹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疑

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至是

始封其子信，爲羹，顏音侯，楚元王傳按前說漢紀封羹，顏侯作六年正月甲子，封陳胥爲復陽侯，擊項

共石陽河侯，定諸侯功後又封許，彘，柏至侯，華，寄，朝，陽，侯，皆以擊羽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本以郎中陽夏

陳豨爲代相，考異曰：盧縮傳云：上至平城，還拜豨爲代相，此言之得矣。今從信傳，劉賈父亦以爲當作代相，監



趙代邊邊兵皆屬焉。傳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水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顏曰未央殿雖南闕而上書奏事謁見之法皆諸北闕公車司馬亦在

蓋蕭何初立未央宮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考異曰高帝

以厭勝之術理宜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考異曰高帝

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馬連敖之類是也自入關封漢元年始用秦制以蕭何爲丞相周勃爲御史大

夫夏侯嬰爲太僕重爲治粟內史周昌爲中尉二年虛縵爲太尉五年王悟啓爲郎中令義渠爲廷尉薛

歐爲典客陽成延爲少府鄧通爲衛尉七年叔孫通爲奉常是時已盡取秦制然猶未備也自七年置宗

正而官制備矣蓋漢初之制多定于七年今附于宗正之後百官表內屬令或有後世所增置者或以

微職無其關係丞相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兩長史秩千石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

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

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爲三公奉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博士及諸陵縣

皆屬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大夫郎謁者皆屬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公車司馬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

二官皆屬長樂亦有衛尉掌其宮職略同位在同名卿上。見晉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歸義蠻

夷屬有行之宗正掌親屬治粟內史掌穀貨屬有太倉都內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有

尚書又黃門御府永巷內有宦者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

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屬令長皆六百石中尉掌徵循京師秩與九卿同有兩丞候司馬千石屬官有

中壘武庫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及京輔兵卒皆屬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將作少府掌治宮室詹事掌

皇后太子家將行皇后卿。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自太子太傅。至主爵中尉。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者。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也。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襄。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諸侯王。帝初置金璽。璽音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傳

以上並依百官表及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月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真二千石者百五

十斛考異曰顏氏百官表注百官係開漢二千石按汲黯傳如滿註曰諸侯王相秩二千石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通典以真二千石即二千石所未論也今從如滿註增入

又外戚傳顏氏註亦曰真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

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

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

百官表註秋七月丙申封杜得臣爲棘陽侯擊項林攀平棘侯用燕相侯並

帝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鬪雞蹴鞠以此爲愷今咸無焉以故不樂帝乃于驪

邑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帝少時常禱豐粉符云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西京

八年冬十月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音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心動去弗

宿孟癸丑封趙將夕深澤侯擊平丙辰封燕相溫疥音爲博侯告燕王癸酉封陳黑爲歷侯攻咸茶功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音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水十二月丁未封衛胥音

武原侯擊韓王陳錯擊代陳春二月丁卯封許璉克嗣宋子侯宋諸三月丙戌封陳遼吉遠猗氏侯

室中同清侯閼盼擊彊侯秦同彭侯皆以擊羽功行如維陽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

勿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水初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

一兩

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以爲秦發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助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積市物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帝乃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鬪擿兵乘騎馬重稅租以困辱之食說志本紀漢律人出一漢接秦之弊諸侯竝起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亡蓋繭自天子不能具醯醢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于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郡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說夏四月辛卯封魏遼寧侯擊六月戊申封旅順昌侯王子封旅龍讀曰師共音侯擊韓王馮解散閻氏侯平代秋七月辛酉封弘說安邱侯擊羽功道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九月丙午封紀成子通爲襄平侯通以父戰好時死事侯己未封陳署龍陽侯斬曹苦功是歲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帝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祀用壬辰位祠之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麻爵及種刈春籩之形象成功通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爲長公主妻單于爲閼氏歲奉匈奴絮酒食物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匈奴傳

△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于未央宮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上捧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史記大事記  
漢書本紀

劉敬從匈奴來言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

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支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乃使

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與利田宅

地理志曰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函兩國昔后稷封豳

讀曰

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

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鄂杜竹林南

山檀栾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

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營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

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奉爲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

古韻

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

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湖南山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

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十二月壬寅封張瞻師爲平侯

擊諸侯功  
見功臣表

三月丙戌詔以須毋爲陸量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夏四

月戊寅封長沙將鄧弱爲離侯長沙柱國吳郢爲義令侯又封周成爲高景侯成苛之子以父死事侯

六月以奉常叔孫通爲太子太傅

百官表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丞

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士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

制曰可魏相傳罷渭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地理志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

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于是上笑之

然尤憚昌昌傳呂后晚節色衰愛弛而定陶戚姬有寵于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

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外戚世家上欲廢太子而

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

幾廢時趙王年少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侍帝帝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

堯進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呂后有卻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帝曰然

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帝曰然吾念

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

帝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

而棄之于諸侯乎帝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于是徒御史大夫

周昌爲趙相

昌必以此時爲相。史記大事記載于九年，是爲得之。今從史記。

是歲，鄼商以將軍將太上

皇

衛，商傳。考異曰：商傳以爲陳確反前一年，今觀于此，次年太上皇崩，意者此言亦隨書也。

△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賈、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史記

周昌既行，久之，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執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

夫。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皆書堯。日於十年，今從之。初，趙人方與音房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頃之，果代昌位。昌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

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櫪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

考異曰：漢書本紀云：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考荀紀五月，照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尙未詳也。今從荀紀。楚王交、梁王彭越來送葬，故樸

陽囚死罪以下。荀紀漢紀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

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于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

多連引豨，豨恐。豨傳故韓王信、令王黃、曼邱臣說豨。信傳及太上皇崩，上因是召陳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

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豨傳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令豨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本紀上欲自擊豨，信武侯周繼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罷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謂其

太史公曰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流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爲厚君子矣

時沛人任敖素善于上爲上黨守堅守不下荀是歲制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罪者久而

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職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讀曰所當比律令以聞利法志考異曰

紀載于十年當是此時本猶未暇耳今黃帝紀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驩相侯傲考異曰漢紀作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漢上命車騎將

軍新猷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破之因降曲逆初猷傳考異曰將請侯軍見新猷傳蓋高帝前以

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此梁兵也用昌爲趙相白趙壯士四人爲將帝曰今計備有邯鄲中兵

此趙兵也候侯傳寬以齊相擊陳驩此齊兵也盧縮傳高祖如邯鄲擊驩燕王趙亦擊其東北此燕兵

也獨楚無所見時交齊楚王當考太尉周勃取道太原人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十二月上自攻

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驩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漢癸巳封河間守張相如爲東陽

侯後封中尉陶舍開封侯郎中公孫昔未成侯孫赤堂陽侯高色祝阿侯趙堯江邑侯劉澤營陵侯宣義

士軍侯任敖廣阿侯趙衍須昌侯公上不害汲侯呂臣寧陵侯祕彭祖戴侯功區舍人樂說得罪于韓信

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上所來言陳豨已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封樂說慎陽侯。紀傳功臣表考

載轉信與陳豨有謀，誦反信許詔，教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警以定，待諸報使，如二史所載，信辭左右而與陳豨謀，當時謀反知之，時陳豨已反，高帝自將往征，則陳豨反明矣。信部警已定，又何待諸報也。此必告反者之詞，及當時文致之類耳。詳符開陳豨能作雪韓信論，及張文潛亦謂信非反，近東萊作大事記，朱壽朋論賈誼辨亦以信爲不反，後東萊竟以反書，而韓信以爲失入。二史所載信反謀，既非事實，今皆削去不錄。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

帝聞韓信已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爲相國。

何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下卷通鑑皆載何以九年爲相國，而荀悅漢紀及漢書百官表上卷皆以爲十一年。

二者不同，考史記蕭何世家漢書列傳皆云：上已聞誅韓信，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蕭信誅在十一年拜何相國，不應在九年也。當以十一年爲正。大事記百官表下卷通鑑皆未見蓋緣綬百官表。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平，獨弔曰：「禍自

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冒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

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讀曰悅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

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即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

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北，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



僕不能死，因于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  
 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借于吳也。今  
 僕亡匿山谷間，旦夕乞貨贖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榮將軍屠參合，  
 斬信。信傳帝遷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趙乃從南山有之，遠數有敵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  
 太原之地，益蜀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亦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  
 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漢書本紀以陽陵侯博寬為代相  
 國，將屯。寬傳丙戌，封杜恬長修侯。擊諸侯攻項昌死事侯二月乙酉，封成德臨轅侯。守城後又封新彊汾陽侯。破鐵離  
以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徹侯，常以十月朝獻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讀曰者莫高于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  
 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  
 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官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堯，下相國。考異曰：漢書紀作御史大夫高，按周昌已  
子九年出為相，不應尚以為相也。是時堯為御史大夫，故易作堯字。按御史大夫是謂堯，蓋本漢書臣瓌注，恐周昌于九年為相，疑是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而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謂書仍  
言昌似不必改相國鄴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遺詣相國府。  
本紀原文也。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本紀

樊噲以呂后女弟呂嬃爲婦。生子伉。

音坑。又音明。

故其比諸將最

親。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本紀

漢興。佞幸寵臣。則有籍孺。此人非

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以關說。

佞幸傳序。考異曰。籍孺事見佞幸傳。序不得其時。今附于枚宦者臥之後。

先是上欲廢太

子。大臣多諫爭。未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爾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

侯呂釋之。

按史記功表。六年封呂釋之子事。乃作建成侯呂澤。

澤漢書張良傳亦作呂澤。當是二史之誤。

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

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

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釋之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者。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

人年老矣。皆以上媿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

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因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張良傳世家。考異曰。四皓來。不

得其時。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

秋七月己丑。封霍

軒

反。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說于衍侯。後封昭涉。掉。尾平州侯。淮南王英布反。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殺韓信。今殺彭越。

考異曰：史記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漢書作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按信死乃

一年，今改從前

紀而去年字。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于是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

兵，自將以擊布。

見紀。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張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是人剽疾，願上慎

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張良行

少傅事。

良世

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水布之初反，謂其

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東擊荊。

考異曰：漢書布傳云：「故反，果

如薛公搆之，東擊荊，按布起兵取荊，敗楚軍，與上爲何嘗歸軍于楚，而歸兵沙如薛公所謂下許乎？果如薛公搆之，此言非事實，今削去不取。

荆王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

所殺，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相冷耳堅守彭城，距布。

功臣

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蕭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買

資，

上得

以自汙，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何世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于蘄西，遂戰，破布軍，布走江南。

布傳參

上令別將追之，本上還過沛，留置酒

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胡甘

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

胡和

習之，上乃起舞，口胡慨傷懷，樂飲十餘日。

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洸水南北皆大破之本紀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

沙王臣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

多以功封者音單右車爲中牟侯黃極忠郎音侯周聚博陽侯靈常陽羨侯冷耳下相侯王虞人高陵侯

功臣賜淮南相朱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本紀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項氏所坑

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妒媚

音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于當城本紀考異曰史記版籍傳云漢使樊噲擊豨時按漢書高

爲周勃樊噲定代郡按傳實傳云寬擊豨和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是也本紀合而書之以

代之後噲未終事而還歸國之號噲已在長安矣故漢書止書周勃爲是今從漢書封將軍馮異爲穀陽

侯郎中許猜嚴侯太原尉奚意成陽侯功臣省太尉官本紀荆王賈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怒壯王墳之諸

子少傳辛丑史記立沛侯濞音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本紀又封濞弟廣爲德侯皆兄喜

子也表十一月上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浮邱伯入見於南宮申公上以太牢祠孔子本紀自是諸侯卿相

至當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蕭何強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長安，蕭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

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世上歸，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

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

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

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傳世

十二月癸卯，封李必爲成侯。功臣表以擊諡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紀其

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紀

班固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傅稱武王克

般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授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

春二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

稱病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舍之。加爵亦一

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本記以上軍侯宣義爲燕相。表是月。樊噲守

心。前記三月丙寅。封酈疥爲高梁侯。疥食其子也。以父死事侯。史記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

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同集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

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

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

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知朕意。漢興序二等。高祖弟子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

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漢表云。自鴈門以東。至遼陽。爲燕代。

爲齊。趙。梁。泗。以往。並有龜蒙。爲梁。楚。東。江。湖。薄會稽。爲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于海。荆。吳。北。界。滎。關。略。廣。南。波。漢。之。關。互。九。嶺。爲。長。沙。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

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齊郡。北海。是分爲七。趙分爲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是分爲六。梁分爲五。徐廣曰。濟陰。濟南。東山。臨淄。臨菑。是分爲五。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物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樊噲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云。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平世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鄼商。鄼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呂后臨崩。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說恐妄。因去不取。余按韓彭。



漢之將呂后襲之如魏孫吳曾不勞指顧之力況以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下諸將平意當時必有此謀不可不疑從漢書本紀

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蹈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本盧綰與數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爲

東胡盧王綰漢封擊綰者陳倉爲紀信侯張平函侯時又封王競爲景侯毛釋之張侯革朱羹棗侯朱濞

僞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五月丙寅葬長陵自

至葬凡二日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今不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敵小人以德故教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敵矣秦政不改反酷

刑法豈不經乎故漢興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

西漢年紀卷三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

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漢書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帝弟。或姬子如意爲

趙王。薄夫人子恆爲代王。諸姬子子談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

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史記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漢興因秦之稱

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讀曰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

號焉。至武帝制。婕妤音子、嬪音五、娥音反、倡音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

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倡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

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

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百石。無涓、共和、嫫

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按此

皇太后之文。而通鑑及漢一制。後宮之制。皆未免。今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舊。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郎中、郎

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尙食比郎中。應劭曰：舊

冠尙衣尙裳尙表亦是。漢儀注：中郎中有五尙而內官婦人有詔尙。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

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

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應劭曰：漢制十五

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賊者。皆頰與。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

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且起行治。若者婦人不豫外能。但舂

皆三。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水。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千石官印者。

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水。帝謂叔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爲奉常。定宗廟儀法。水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

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

有法也。禮樂。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水。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

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顏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

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額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裴前。呂后哀之曰。

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問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傳教帝。是後呂額讒。乃不得行。樊噲

至。卽赦復爵邑。平高祖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

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世家太后最怨戚夫人。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史記呂紀髡鉗衣。賴衣。令

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讀曰太后聞之。

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

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

周昌傳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王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呂后傳太后

德留侯張良。乃彊食。讀曰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呂后傳太后德太

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聞也。乃賜嬰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嬰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讀曰一級。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

而五年九月。獨書長安城成。首尾不具。今據漢書補入。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丞相。曹參世家考異曰。荀紀載于。是年冬。未殺

之後。今從史。夏詔賜鄼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諡爲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便侯。年表

記大事記

太史公曰：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漢書曰：按與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爲侯。

陳侯亦  
王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兩卮，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帝亦起卮，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漢書作及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辭去。問知其酖，更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上車太息。齊內史士按劉向新序之序，無去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

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按劉向新序之序，無去字齊國也。士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以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

后。呂太后果太悅，乃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紀相國蕭

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諡曰文終侯。水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黔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獨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

等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歲帝使

樂府令夏侯寬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今疑當作大樂令備其簡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隕石于綿諸。一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顧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秦并

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漢書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

郡者。監諸縣者。志爲察許者。論賦不直者。愷與儒賦不平者。吏不服者。吏以九條。察有詞訟者。監

前刑放勳無罪者。敢爲編修及努力十石以上者。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

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長征侯杜恬爲廷尉。百官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庚午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

金二萬。勳馬十二匹。通典。註曰呂后爲帝。納魯元女。故持優其禮。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宜爲吏。食貨

帝爲東朝長樂宮。數譴煩民。作復方目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開曰。陛下何自樂復道。高帝

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孫恣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悉壞之。通曰。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太史公曰。叔孫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春三月。按原本無春三。月三字。今補入。雨血于宜陽一頃。前紀。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

史記

三月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

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通傳三月

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

紀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

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本

是歲以高祖沛宮爲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

二十人爲員

禮樂志史記大事記

考異曰此事見漢書禮樂志不載年惟止記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

史記呂

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爲齊王赦齊境內

紀及齊王

匈奴單于冒頓爲書使使遣高后辭極喪媿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上將軍樊噲中郎將季布

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

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一能解圍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而謾

音慢又莫逆反考異曰匈奴傳云與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豨也匈奴傳說今夜季布傳則去此語

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音爽

北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且匈奴譬如虎狼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張釋報書

按馬遷二史張釋或作張洋或作張福又作張釋

宋郡以爲福是字釋其名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驢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教之。因獻馬。遂和親。李布傳命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夏六月舞陽侯樊噲

薨。子伉嗣。本記起長安西市。修教倉。本記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爲太尉。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

大事。太傳考異曰。史記紀及將相年表。皆書子呂后之四年。而漢書周勃傳云。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

丞相。因命周勃爲太尉。蓋推高帝遺言行之也。又史記周勃世家亦以爲孝惠六年。並信漢書所載爲是。今從之。周勃世家亦以爲孝惠六年。並信漢書所載爲是。今從之。士軍侯宣義爲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典

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王陵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

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乃求見帝。幸臣閔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

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閔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朱建傳閔孺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中皆冠鱗。音鱗貝帶傅脂粉。化閔孺之屬也。

。後序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記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

祿。爲將監南北軍事。此事從荀紀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如辟彊

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呂氏紀九月辛丑。葬安陵。木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 西漢年紀卷四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子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列將從

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卽位尊呂氏爲太后太后欲爲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欲其生

子萬方終無子適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謁

高廟高后紀外戚傳考異曰五行志載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

天威若曰皇后乙亥夜室與明日織室與沒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廟同義

帝崩子立有怨言太后殺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

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爲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出

臨朝稱制大赦天下紀本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舉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爲南宮侯少府

陽城延爲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爲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爲平定侯乃封呂種爲沛侯釋之呂平爲扶柳侯

呂后呂產爲交侯史記建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爲胡陵侯續康侯史

是歲太后閉御史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于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

以廣阿侯任放爲御史

大夫放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放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

史記傳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爲王

史記

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有功者皆受分

扶問

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

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曲周

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也部曰請侯四時皆得賜餐錢顏曰餐錢賜府錢奉邑奉所食邑

陛下加

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諒高廟奏可

漢書

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適止

五行是時浮

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中公俱卒業

楚元王傳

齊王襄造弟章入宿衛于漢

高五王傳

初蕭何薨祿嗣侯

孝惠六年薨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爲鄼侯

功臣表按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贊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

音

爲俞

音

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嬖爲臨光侯穎用事顯權大臣盡畏之

史記表即樊噲傳

穎常以陳平前爲高帝

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爲丞涓不治事日飲醉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穎于平前曰

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始耳

王陵

撫長呂穎之讒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匈奴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齊人田生說大闕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又

重發之。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

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

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勿受。劉澤傳夏四月，封呂肅王子通為鍾侯。史記秩長陵令二千石。

六月，城長陵。漢書太后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霍光傳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大傅，立王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

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田生復說大闕者張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

獨此尙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劉澤傳夏五月辛未，詔曰：昭

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兄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

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

八年春三月，太后被數勿五行志又被漢書志云：三月上巳，官民投繫于東流水上，曰洗濯。故

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漢，謂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禊水，亦斯義也。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封中官，

后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披太后掖之。趙王如意為樂太后，遂病掖傷。此處未疑，馬本有脫文。封中官，

前姬兩子，修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及封中大闕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後漢書呂諸中官，官

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見史記本紀如臨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許其身，有加異者與關

內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紀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卒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贊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

中記曰：高祖葬在四，呂后葬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禮也。諸侯皆如此。

九月庚申旦。

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謙曼長曆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

小記：中乃前九月九日，若大曆則爲九月十日。

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按表：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數免。

窋已爲御史大夫矣，至此豈得尚謂之行御史大夫事乎？恐非事實，今易之。

丞相平迺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

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

卒千餘人，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廂中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頤，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

偃及其子二侯。

史記紀及樊張二傳。

從孝惠皇后於北宮。

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

謀也。齊平世家。

先是呂氏取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王戊以

帝太傅審食其復爲左丞相尋免。史記。辟陽侯于諸呂至澹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未建御史

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之。史記張蒼傳。考異曰史記曹相國

帝立免爲侯而張蒼傳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韓侯等共尊立孝文帝與

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蒼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晦

日已酉至長安是日卽位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外此無餘拜也兼代郎上建陵侯中大謁

者張釋免侯。恩澤侯表。



# 西漢年紀卷五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恆高帝中子也

漢書註云高祖第四子

母曰薄姬

漢書有紀

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媼

烏若反下同

通而

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爲王而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

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

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

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

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

外戚傳

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欲危劉氏大臣

共誅之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誦諸侯賢者立之

周勃

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

史記高后紀

瑯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驕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高五王傳，削去鄂王三字，以爲大臣所議如此。按鄂王劉濞，既爲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請大臣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爲然，乃發具車送鄂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鄂王之力。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高后爲多此言，出於鄂王無疑。漢書削去鄂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

紀：適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適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高后紀：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後九月晦日己酉，此七字，據史記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

前紀以爲閏月朔，非是。今從史記。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漢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

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帝適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捨兵而去。帝遂入。

夜拜代中尉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考異曰：漢書作鎮撫南北軍，史記作鎮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代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史記十一月，封太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適謝病，帝初

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爲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王陵傳：辛巳，勃字，據史記大事記。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額

陰侯灌嬰爲太尉。史記大周勃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讓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曰吾與而兄善益嘗爲呂權舍人今而迺毀我豈遂不謝長益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

爲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趙幽王幽死

其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趙幽王幽死

帝即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趙幽王幽死

木紀書故郡王漢書前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於冬十月庚戌漢書表紀於十二月以史考

之文帝以已國在入未央宮猶未謁見高廟不應次日恒封燕趙也漢書表紀於十二月以史考

長之大遺者固多至於考計年月其一日之長固不可盡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按劉

澤雖爲齊王所詐入國而漢朝並未除其封是王爵存不得稱故漢書前故字自應有見考異反斥

其非求呂氏所奪齊之城陽郡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紀高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孛相坐律

令刑法志史記漢書紀考異曰漢非刑法志以爲文帝二年按史記漢書二紀並載於元年今從之

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

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啓爲太子以張相如爲太子太傅石奮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黃圖碑記皆不

後尊薄太后爲皇太后乙巳封弟昭爲軹音侯食萬戶萬戶兩字據侯表按昭爲太后之弟弟昭初太

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

召復方目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

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竇氏以孝惠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呂太后時方入宮也荀氏

漢紀作孝惠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漢紀曰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

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適

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嫪四昭反子啓及啓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

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比靈文園法竇氏兄建字長君三輔決疑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

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

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

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

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爲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按

下下尚有縣家孤而窮國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在帝未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史記本紀按

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漢紀按買損之傳載

孝文皇帝聞中國未安僅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長賦四十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與匈奴復和親。傳。帝施惠天下。填撫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是。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驪鈞爲靖侯。白者。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史記紀。考

把。四人之封。道作六月。按史記。侯表。漢書功臣表。里澤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寅。道兼。驪鈞封。上益明習。在四月。辛未。蔡兼。乃六月丙寅耳。當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蔡兼之封在秋。亦誤。今從表。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

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逮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勃大怒。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

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傳。王。陸。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

愛厚賞。處尊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

而平顯爲丞相。王。陸。初高后崩。卽罷南越兵。越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賂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迺爲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乘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瘞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乘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sub>反</sub>。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適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虛侯書。求艱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sub>期</sub>。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虛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南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意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sub>反</sub>。褚<sub>竹</sub>呂。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纓。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

牛、羊、卽子、子牡、母子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譏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sub>扶目反</sub>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sub>丁故反</sub>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說。<sub>讀曰</sub>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sub>才性反</sub>。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sub>南粵王傳</sub>齊哀王襄葬，子則嗣<sub>高</sub>。王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適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詔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sub>賈</sub>

傳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爲官名然更奏之史記傳云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其義爲其今從史記

是歲蕭何夫人鄼侯同罷更封小子廷爲鄼侯

本傳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帝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穎陰侯騎穎川潁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緒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火故反天下嚮讀曰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燒女發反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薨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頭口鼻，蔽冢而託葬焉。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泉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

大。案頤大漢書作頤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

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台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適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

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之林反，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善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與饋同，執爵而醕，祝饒古禮，在前，祝饒古禮，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下之尊，尊養三老，視說曰，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

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能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存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虜，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古果，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日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大各，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音，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諛媚與倫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謔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

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

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後然見之。

考異曰：漢書無正字。

此據後漢禮儀志註，蜀本亦有正字。按今本漢書有正字。

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

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新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

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

吏，與之馳獸與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衛卒，止歲貢，省駑馬，以賦驛傳。

張翹反去諸苑，以賦輿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既反，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

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歲二月建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古者大臣不嫌息列

故君子不常見胡

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宴游方正修絮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賈山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

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

古之治天下至熾與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

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音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音漢之爲漢幾三十年矣名漢書食貨志作四十

紀載曰紹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且詔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賈儉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音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人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讀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讀曰夫羸老。易子而餒五巧反。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者。竝舉而爭起矣。適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與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嶠古嶽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靡靡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棗音盛。名謠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食貸志本紀



# 西漢年紀卷六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

史記夏四月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本紀初

高祖八年，從東垣

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長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

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首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生長，母恚，卽自殺。吏奉長詣上，

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爲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

卽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卽位，王自以爲最親，驕蹇，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

椎殺辟陽侯，帝以爲親，故弗治。

史記淮南王傳

按原本無其心，恐辟陽

侯一事首尾未具，疑傳寫脫漏，今據史記補。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

寇。帝初幸甘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徙代王武爲淮南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

史記大

太原王參更爲代王。

漢書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于三年，漢書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爲淮南王，太

天子析舊國爲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

陽使參更得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書載于三年，匈奴入寇之後，都晉陽，如故。

文

王傳：按二年三月，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攝爲梁王，至是代王力徙封燕，陽

濟北王反，以棘蒲侯

此書於二年內，不載封三王事，而但於此見徙封之文，本末不具，疑原本有脫文。

六

七

陳武爲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遼、深澤侯趙將夜，皆爲將軍。屬武。

大事記 案濟北王反以下十六字

原本脫去，今補入。 秋天下旱。五行志

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隄。

厄費反。

選思完反。

蟠音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

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有紀，皆不詳。不知其時。第云今甸

武平濟北既盟之後，案上文但記陳武擊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 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

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勳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

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

能銷距頤，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化隆，爲功多矣。且無議軍。律 帝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敵大入雲

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敵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

乎？叔叩頭曰：夫貴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

自知其爲雲中守，或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

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典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田叔傳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入邊之變。 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賣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終漢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諗。誼傳：考異曰：荀紀通鑑，置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賦。首兩句開之，蓋漢末。按今本荀紀四年無此賈誼事。

△

四年春正月甲午，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丞相，卒就卿所緒。正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蒼傳：按原本無本。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爲御史大夫。

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顏曰：邸，郡縣也。一月見罷。御史大夫按嘉以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大夫事記

所載，既非事實。荀氏漢紀又載御史大夫袁盎，袁盎然盎既未嘗爲御史大夫，而文夏五月，帝憫濟北王

帝時亦無所謂袁盎者。漢百官表載御史大夫闔，亦無姓氏及除拜始末。今皆闕之。夏五月，帝憫濟北王

逆亂，以自滅。甲寅，盡封齊悼惠王諸子十人爲列侯。漢書紀傳：史記漢書侯表：考異曰：漢書紀傳：秋九

自營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以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

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

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及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

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

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火姑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還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執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南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六月雨雪，有吳太子賢楚漢春秋云：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殺之。於是遣

其喪歸葬。吳王於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

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

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才性反，孟康曰：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下，

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

△五年夏四月，漢書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贖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善，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漸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費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益虛。目收奇。居宜反。漢戈反。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遇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

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

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工幸反。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卽見濯船黃頭郎。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閒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

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

然皆不比鄧通。反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年長楚元王傳。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

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

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稽天賚。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敕大王甚厚。法二千石。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sub>反</sub>之。欲國爲布衣。守冢異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sub>反</sub>內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絕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其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無<sub>音</sub>諸賁<sub>音</sub>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置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養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熱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隸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臣門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論曰：津有罪，失官，爵士伍。與隸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勅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囊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樂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按制史記作致漢書作置下嗣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

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

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磨制曰：「食長給肉日五觔，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

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音車，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兩

見山不納。袁盎時爲中郎將，亦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

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致此。」人生一

世閒，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

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

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諷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資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柁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適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適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章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陳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八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傳寶皇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其在棊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歲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盎傳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說。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載張釋之爲廷尉於三年。釋之之盎所薦。故併列。盎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憤其去。請往補闕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調。不應三年便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供盎事誤也。有悅載釋之爲闕者。於文帝十一年爲廷尉。於十三年。以此時表尙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爲前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大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采

采音浮

憲災

本紀

考異曰

有紀作辛酉

漢書作癸酉

二者不同

按長曆

六月

帝思賈誼

徵之至

入見

上方受釐

宣室

帝不自行祠

還致

上因感鬼神事

而問鬼神之本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

半帝前席既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爲過之

今不及也

乃拜誼爲梁王太傅

考異曰

漢書載賈誼治安

館於文帝六年

非也

按誼

傳爲顯賦曰

平開之歲

應劭曰

太歲在卯爲平開

文帝六年

乃丁卯歲也

又言

誼餘文帝徵

梁王上少子

誼入對宣室

坪爲梁太傅

愛而好書故

誼傳之

數問以得失

誼

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考異曰

史記大事記

或於九年

漢書百官表

有紀並載於七年

今從漢表

紀荷

# 西漢年紀卷七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間王辟疆來朝。史記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闕，諸侯王僭擬，音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攘女庚，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讀曰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顯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下更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遁墮火規。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步鼎起。非有仄至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與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女端。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其諱曰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康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勳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傾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殃古禍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諱曰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音寬之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反長沙適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方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幅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

扶同反

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閻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以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謙憚，且久而不爲此

天下之教，方病大瘡。

止勇反

一脛之大幾。

巨依反

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

讀曰伸

一二指搯。

壯六反

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蹇蹇。

古健反

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

考異曰

漢書本傳云

惠王親兄子也

劉氏刊

今之王者

之子也

此言爲是

今從之

今之王者

之子也

今之王者

之子也

今之王者

之子也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偃。

古區反

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蹇蹇，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媿媿。

古悔反

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強敵微令，是主上之操。

十高反

也。天子共讀曰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殆爲國有人乎？非讀曰倒

縣而已。又穎時。

音且病癱。

夫辟者一面病，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吏，不輒得復。

方曰五

尺以上，不輒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鼓旣卑辱，而噤不息。長上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

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臣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稿也。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三表，賜之盛

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

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

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

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武臣新書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是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王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歲，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振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傳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

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爲太僕，秩二千石，

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

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殿門。闈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恃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事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備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道諫。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sub>反</sub>。黼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sub>其勿反</sub>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綿<sub>徒案反</sub>。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sub>於既反</sub>。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義借父樓音，虛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音。語，抱哺音其子，

與公併音，偃婦姑不相說。諺曰，則反唇而相稽。工笑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反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日麗音，六國策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彘之爲秦者，令轉而

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令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竊戶之廉，率音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類音，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音，衣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下更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虛不動於耳目，以

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體，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

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同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箠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音，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

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蠶冕，見胡電反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關則下，過廟則趨。存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繚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諫曰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諫曰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觀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與隲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則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諱謗之木，敢諫之鼓，醫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竹仲反，采齊在取反，應讀曰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子萬反庖廚，所以長竹兩反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曰刈草菅音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滅。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結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音讀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讀曰之以德教或與編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或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益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或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新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反黥、劓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反其駕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加之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音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廉恥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虛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屣。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倍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先列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尊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讀亡恥，奧結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式廷反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類面反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

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

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董盜音甫軌，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

諫諫曰軟人竟反，軟人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之也，尙遷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合衣前此官

有刑獄也，而請舉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繫古其反而加也。其有

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撻才乞反，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

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測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讓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說傳曰：此見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當成始。以史考之，下更始周亞夫，非白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蓋得其實。今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有官表本同。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本紀、春大旱。漢書本紀、春大旱。考異曰：荀紀作夏。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爲

霸陵。史記大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攔同。憐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

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秦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哀帝傳、考異曰：事見盎傳。今附於霸陵之後。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敖、河間王辟、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吳著、凡十一王。東萊解題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與不朝，其殆在是歲之後歟？考史

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世不復朝。是吳王稱與不朝，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年。

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固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給太子，搆博屠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

是時吳王已賜几杖，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

四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

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帝臨爲置後。漢書本紀、註通鑑取之。今從通鑑。南陽張釋之，以貧爲騎

郎如清曰漢注贊五事帝十年不得調使鈞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誠仲仲釋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之事於三年以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使

宜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

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還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博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齋夫爲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齋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其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

公車令釋之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晁錯音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史記儒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附直

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軋張恢先所與雋隔宋孟及劉帶同師

其師傳

考異曰孟失其年按孟與受

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

今載於拜家令之前一年

燕人韓嬰爲博士

韓嬰傳

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體固自孔

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

頌讀與容

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齊史皆誦魯學之帝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頌者由徐

氏焉

儒林傳

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爲好古至是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

恒譚

帝廣遊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

趙岐孟子序

漢書

趙岐曰文帝始置

一孟子置博士

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雅

趙岐孟子序



# 西漢年紀卷八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來朝，史記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

車司馬門者，皆下。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有紀

不如令罰金四兩。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併載於十年按漢

諸侯王朝，多朝十月，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朝，是年益益益之，方往為謂者及言秦漢俱宜并為

謂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謂夫方拜公車令，為公車令後始勅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

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之，下事，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廟，時慎夫人從，上指視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郿郿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櫛，用紵絮新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雖無石櫛，又何戚焉？帝稱善。張釋之傳夏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梁王賈誼傳賈誼上疏曰：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說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讀與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舉以

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數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尚有願舉淮南地以益淮南爲梁王立後制淮南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地起於彭越以北海之河淮陽也陳以南海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文義不足疑厚本脫落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

賈誼傳絳武侯周勃莫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坐責之趣讀曰爲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勃傳太史公曰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置籍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讀曰時周仁以醫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敞音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敞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敞安邱侯說庶子也周仁

張獻與王濬居國以銅鑿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讀曰何知讀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說謂卒更也注者欲得顯更讀者次直出踐顯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皮透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顯皮也顯悉和子亦在皮透之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皮又行者當自皮三日不可往便道因便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者中五月乃歲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取虛曰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顯其庸隨時月與平價也

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續讀曰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衆罷錯爲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削以此吳王益構讀孟反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

王濬招置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吳王之謀爲逆也枚乘奏

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

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敵無窮志樂終萬乘之權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匈奴寇狄

道本紀上發兵以觀之太子家令讀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士卒底與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

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古木所在，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七相屬之，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楛三

不當一，音葦竹蕭，草木蒙籠，來支葉茂接，此矛鏃上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劍楛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已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蓋錯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間王辟疆來朝。史記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二月，出惠帝

後宮美人，令得嫁。本徙淮南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

上疏故併附於疏後耳。按漢書王傳，謂即也。云：梁王武，明年梁王武，從王梁，武傳及史記年表，也。云：十二年，徙梁王武，於此。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

天下豈曰爲我食鹽則地邪漢書地理志王淮南子王淮南子王淮南子王淮南子三月除關無用傳水初賈誼言論以爲

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

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

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

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

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賈誼初梁王陸馬死賈誼自傷爲傳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陸馬死賈誼自傷爲傳亡吳有馬生角在

狀常哭泣歲餘亦死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

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

行權於下治不平等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奉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強暴寡

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并督監御史通典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考異曰

官表載於三年呂氏駁題以爲釋之奉文帝十年不得謂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廷書於後三年今者刑

法志書釋之爲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三年也看兵漢紀帝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得

之矣。令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屬其女曰：生子從荷紀。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反。繫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

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獄。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

制。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制。二則左右趾一。凡三。世指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鳥。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爲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議文帝制樂詔曰：除宮刑。重絕

人之世也。孟康曰：對策亦有除去陰刑之語。是宮刑已除於文帝。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

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剝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

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利法。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故曰。乙令釋。

先至而犯者。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乘市。上怒曰：人亡道。適盜先帝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吾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

然以順道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

下稱之。張繇之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

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

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

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

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

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

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

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

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

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是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戊卒令。事記大

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年表。史記。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

云。孫侯孫卬。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後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餘廣乃云。廣

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者乎。廣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

考異曰：呂氏解題曰：奇兵，漢書作候騎。至雍，甘泉，傳：匈奴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陣。

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常騎侍。

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

及具。西時，畦時，馮車各一乘，馮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

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

服色上黃。郊祀志：按史記漢紀春詔增壇場珪幣俎豆，事下丞相張蒼，蒼以爲漢適水德之時，河決

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春，黃龍見於成紀，本紀

於民歲以有年，朕獲諡曰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

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尙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

司以歲時致禮。本紀：按原本，趙人新垣平以下，賜九月舉賢良文學之後，說今從史記本紀移入此處。

引本紀於卷山大川條九月詔有司舉賢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聽比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竝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

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獨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

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

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

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之閉

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爲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遺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

審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味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樂子而爲

伍伯下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

之博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畜等。適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獨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茂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齊  
 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  
 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  
 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七政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  
 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  
 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  
 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

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讀曰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暴大者罰重，暴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  
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蕪污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  
五伯與讀曰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  
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  
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肯謀，不輯  
與集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  
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未塗之衰也，任不肯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讀曰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盡，  
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邱勇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憚，千惑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未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淫末。除苛解媿。如稱寬大愛人。肉刑不用。息人亡帑。讀曰非讀曰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

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

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養。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

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

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弱者。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

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實誼已

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讀曰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燿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帝憐悼惠王適嫡曰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陽

虛侯將闔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劫音勃侯辟光爲濟南王通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畫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五行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一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蕞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四字封

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曰前記載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

免表免表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伊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南王武以十二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良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

謀反恐非事實今從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正月壬寅，天棧夕出西南。天文志匈奴黨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先列先列惡民貪降其趨，諫曰

昔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糶、藜、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音何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噴火規壤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類

人交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

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曆，是年九月丙申朔戊

今從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

本傳

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爰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

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譙張曰材官能醫

諸強弩律

遷爲隊帥

所願

精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釐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而君自閉

其美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

爰盎

是歲地動

史記大

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尙公主不相中

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封爲條侯

勃傳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闔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

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

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蓋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

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

所殺三百餘人

四月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

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

漢書匈奴傳。考異曰：蓋據史記徐廣註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來朝。

史記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荀紀五。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

漢書表。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

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

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語見漢書五行志。十二年。曹除戍卒。

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遂再令戍邊耳。自十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按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

之。後益之。從五行志。未知何據。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強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敵。

夏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

天文志。五行。秋螟。八月，天狗下梁壘。天狗狀如天流星，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噬。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圓如數頃田。

天文志。考異曰：漢書天文志載於後六年。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

漢書至此異姓盡矣。王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車爲郎。至是爲中郎將。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嘗至市井游放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詳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漢文帝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漢年紀卷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之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

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正記以爲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

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爲皇后。外戚傳：乙卯，

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外戚傳：考異曰：荀悅載章武帝事於

歐侯王信，景帝曰：南皮，武帝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

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益以漢書載文帝後，一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

是蓋失於不考耳。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

不過也。釋之傳：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五行志：元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禮爲平陸侯，

富爲休侯，歲爲沈侯，猶侯，執字。古：蓋爲苑胸侯。王傳：至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百官表：杜武通典曰：宗正

姓，至晉始，匈奴入代，史記：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約和親，漢書本紀：止，遣御史

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實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止於代乎？守從

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罷說者，遂指爲莊青，實殊不知青，乃武帝時人，青及漢景帝也。按

漢書本紀 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為淮南相本傳六月即位至元年七月朔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上

詔議有廷尉信名今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

令本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

以為元年今載其定紙吏律之法按原本無吏律所置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與考異曰漢書百官表

臨飲食更置者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元華今補入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與考異曰漢書百官表

分置耶今移於此以中大夫置錯為左內史百官表以大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

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

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帝以其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眾集其門凡

號奮為萬石君初文帝嘗病瘳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吮白竟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若問疾上使太子饋仕客太子饋而色難之已而問通嘗為上饋之太子慙

繇繇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徹外鑄錢顏曰徹論案也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德關為臨江王江

除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彭祖發為長沙王德關為臨江王江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

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爲河間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譴呵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

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七易。獨至今乎。綰

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

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同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賜

金帛以招之。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間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

受所爲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爲博士。儒林傳河間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

河間。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天子朝臣。竝居重服。與葬南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

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鄴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意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

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爲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及功臣表。皆

作意當是紀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語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荀紀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罷。荀紀謂史大夫亦以丁巳。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以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媿媿七角反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量錯爲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鑿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吳王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襍議。莫敢難。獨詹事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爲吳相。嬰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據吳王梁王武。河間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御史大夫量錯言。楚王戊。往年爲傅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戊乃與吳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

角有毛。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其鬪楚國苦戰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漢紀十二月吳

城門自傾大船自覆。漢紀詭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

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董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漢紀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年七國反按七國

春正月諸侯既新削間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考

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

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慶是年正月庚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

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元王傳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

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王傳齊王將闐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

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反之相已將

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士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卬

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

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與量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考其曰：吳楚反時，高侯功冠諸將，故不聽傳云。吳楚反時，不聽以二千石將軍之半。

又按：吳楚反時，高侯功冠諸將，故不聽傳云。吳楚反時，不聽以二千石將軍之半。

侯鄧寄擊趙將軍，變布擊齊曲城侯，盡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拜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

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因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事可以讓

邪。」乃賜金十斤。嬰嬰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詔河間王

太傅衛綰將河間兵擊吳楚。衛綰量錯素與爰盎有郤，錯以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

是，欲請治盎。吳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

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吳曰：吳王傳云：吳楚反，謝問吳未發，竇

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錯殊不知。」壬子兩字見適使中尉召錯，給載行。下更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錯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

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讀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孟



見諸傳孟令無勳，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鄆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

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

曰：此見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

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卽此鄆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鄆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爲上言之，本傳之誤

可見，何紀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

不往。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爲梁將軍，號丁將

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安國傳：連軫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

本任吳去之，梁今吳。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

兵圍梁，故以書諫也。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

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營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發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  
餉道。梁王薛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墜，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  
聽。收樂傳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天子。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  
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  
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等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  
殘民家，掘其邱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南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  
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吳王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月志作壬午，漢書本紀作壬子，按長曆壬子乃正月  
壬午，無是當是記。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  
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前，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阻，量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爰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世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爲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

本

己巳，封竇嬰爲魏其侯。

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己巳，按長曆是年

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表誤一字，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

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實嬰

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

印，故還賞不行。

李廣

時穎陰侯灌何

灌夫

弓高侯韓須當

韓王

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

功臣

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

韓王

以爰盎爲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

盎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博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竇適逢世時，以變易

法晏曰：謂景帝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量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

漢書

使魏其侯竇嬰爲太子太傅。

竇嬰

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爲大

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

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

七十里，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太子之後。

連屬，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避，置出殿則辱，止人清，置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說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王傳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秋七月，臨江哀王闕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曰：自七

國反接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竇彭祖爲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

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宋更太初歷以前，不應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六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曆是年十月癸酉朔

而戊戌乃二十六日書。

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田氏、陳周庸亦以豪聞。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儒紛紛復出焉。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

考異曰：此事見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

謂氏事觀之，乃在郡都爲濟南守之前，帝聞田氏豪滑，以都爲濟南守，至則誅滅田氏。

首惡除皆脫罪，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爲中尉，以執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本紀先是，纓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爲侯，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爲太子時，薄太

后娶以爲妃，及立爲皇后，毋寵，母子太后崩，故廢。

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餐，出

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十一月乙丑，廢

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

竹

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太子榮爲臨江王。

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傳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榮

西按長曆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十五日，當是通鑑誤，今從史記年表。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

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

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

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媯。說羽兒

媯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嫪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帝

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

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嘯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

美，帝亦賢之。又有異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嘯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趨大臣，立栗姬爲

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

行，而廢太子。外說世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

憂死。外說世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竇趙女，屏開處而不朝，祇

音加慰。蓋類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蓋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實梁太子既廢。

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

不立子。而與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爰盎等人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

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史記韓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囑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帝拜郅都濟南守。至則誅囑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捨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

是帝旣廢梁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而以郅都爲中尉。捕治栗氏。史記韓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意。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鑿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繆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責，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召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傳：按原本作夏四月乙巳召故中尉

衛綰為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為太傅，蓋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原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威為少傅。中公傳：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為舍

人。當時，灑陽汲黯、司馬安為洗馬，黯以嚴見，諱。賀昆邪孫也。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

為丞相。時釐台人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蓋夫為丞相事。趙禹為史旬，趙無緣起。又說屬夏四月之前，今為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月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諡。諡策。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為私也。當是武帝世罷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

策。王薨，遣中大夫弔，視祠，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視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先

太尉元年此名中大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最帝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挽喪穿復土治墳無

過三百人舉事漢書本紀臨江王榮坐侵廟壙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

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年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郢都簿反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為書謝

上而郢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開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

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

之官謂曰不令至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郢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致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

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反竹仲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太后考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

必白之太后惟太后中都只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在此三字為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夏四月乙巳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为列侯

荀建德子橫建侯王惲子棄之新市侯趙夷吾子周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

臣表建德子橫為建侯王惲子棄之為新市侯趙夷吾子周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

居為山陽侯蓋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說有

謀都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譴枚先生枚嚴夫子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說死梁王恐誅乃思都陽言深辭

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

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  
屢脫死如毛。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名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屢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  
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簿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曰。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  
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竊了自料。頗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爰盡事。卽窮竟。梁王  
恐誅。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多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  
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  
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誣。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下奏。長  
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  
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於  
是上賢田叔。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

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王嘗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梁季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考異曰：周亞夫傳作五人，今從表。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

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傳。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爲安陵侯。十二

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爲列侯。按表。

班固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

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

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爲清河王。乘王夫人子。史記年表本紀，外戚世家。以轅固爲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爲博士，竇

太后召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歲，上知太后怒，而

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園刺歲，正中其心，歲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後上以固廉直，拜爲王

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齊人胡毋生以治春秋爲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毋生在

其歲今載於轅固傳，仲舒亦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自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爲清河王傳之徒。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母生。菑川人公孫

宏亦頗受焉。

儒林傳董仲舒傳

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賈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

罪益造苑馬廣用而宮室列觀與馬益增修矣。

平準書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書早者再中三年書早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旬奴已

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附於中三年夏旱之後

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

官表百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

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

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樂市太子年十

歲上益奇之。

漢武故事

太子長而好書學善史隸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

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悅每歎服以爲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

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也。

武帝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

漢書紀考異曰鍾離言於魏明帝曰宜知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事見三國志而班馬皆

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

是歲莊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前紀亦然十月豈應在歲終其誤明矣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長歷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

日也今

春三月立子舜爲常山王。

漢書本紀史記年表舜王夫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爲王。五宗世家博士韓嬰爲常山太

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傳。句奴東

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爲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緡子也。

侯表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爲蓋侯。侯表秋

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雪。考五行志及。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

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取苑馬。漢書本紀。漢書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取苑馬。漢書本紀。漢書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

人養馬三。時李廣爲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

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廣傳。秋七月辛亥。日

有蝕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爲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尅爲治。按原本不書

甯成爲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本紀。荀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

乙巳晦。未爲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雨。午不應以乙巳爲晦。又丙午晦。丞相

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則丙午爲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弋。難以爲相。特重。遂不用。漢書。八月。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

月王辰。按辰歷是月有丙辰。戊辰。綰爲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爲敦厚。可相

辰。無壬辰。不敢意改。今除去之。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衛縉傳以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不疑傳

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考吳曰傳以爲孝景以歲時爲朝臣，過

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爲便坐。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新

新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傳田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考吳曰傳云孝景晚

夫今附於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孟諸書，王后賢之。田蚡傳及求天下禮書。考吳曰家語序以爲

年京師士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爲蜀郡太守。考吳曰

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讀曰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

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教，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讀曰少府即掌財物，買刀

布蜀物，贖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

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讀曰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

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得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

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讀曰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

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張吏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寡不屬之欲。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

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讀曰繫之。刑法志。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諡曰孝景

皇帝。本紀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 西漢年紀卷十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爲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即日

兩字據史，太子卽皇帝位。本紀

異曰：史三大事，記書正月甲子，李景胤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異如此，按史記田餘傳云：李景胤卽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蓋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今從漢書本紀。立太子妃陳氏爲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追尊王仲爲共漢書侯，槐里

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帝初稱制，所鎮撫多勳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

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渤海太守韓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助皆以賢良徵，宏

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韓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孝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

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爲中大夫，公孫宏爲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馮唐亦年九十餘，不能

爲官，迺以子遂爲郎。見轍因馮唐傳，公孫宏嚴助傳。六月，丞相衛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半據以景帝病時，諸官因

多坐不辜者，而不任職，免之。續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與未如。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魴適微言。太后風上，於是適以魏其侯寶嬰爲丞相，復置太尉官。五字據史記大事記以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

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

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始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威上書得宿衛。中丞相嬰、太尉魴俱好儒術，推穀臧

爲郎中令，代人趙綰爲御史大夫。嬰始綰亦嘗受詩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壁安車以蒲裹輪，駕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申公傳按申公

上書宿衛果遷一歲至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徵魯申公之嬰、魴又欲令列侯就

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謔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

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魴、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皇竇太后

滋不說。嬰始枚乘善辭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

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枚乘是歲，徒中尉富成爲內史。百官表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爲掾，成以湯爲無

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張湯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據表入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

刑，自以爲不復收，適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御史傳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遂臣下有諂，是後

史考之，正是不然。景帝時，繡錯以御史大夫受新東市，大臣受刑，蓋自錯始。周亞夫時，吏治尙循謹，然周以刑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蓋自亞夫始。孟堅開始於甯成，其說甚矣。今刪去不取。

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機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賈吏傳初帝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爲淮陽

太守，是歲入爲太僕。木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

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獻所作內書二十一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

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

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本傳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捐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

遣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尙

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王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於北方，劉向謂明

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

入朝，奉養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

元年爲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爲丞相，不應尙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

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捐循百姓，爲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安傳石慶嘗爲太僕，御出，考異曰：司馬公以爲

僕恐是攝職，按百官表當時除拜脫落不詳者極多，不獨慶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然猶如此。高石公傳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

莊青翟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致田紛傳云二年罷翟趙主王城而免丞相嬰太尉毋以相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吉翟爲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主之拜而在二年今從列傳按紀傳丞相實嬰御史大夫趙主若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在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趙之罷疑有脫文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

茂陵紀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量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桑歡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音一合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庶許勿反又漂匹流山桑古教成靈古雷朋黨執虎十夫女教推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山岐反又刀交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音青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捕音覆味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讀曰閭音不得聞讒言之徒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音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假學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

擯郤郤略反。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惓焉如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

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

微。于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

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皋。膠倉。終君。嚴葱奇等。考異曰。嚴助救東甌之後。竝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今從助傳序於其前。

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傳。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讓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

廬江郡。封爲廣武侯。嚴助傳。是歲。以北地都尉韓安國爲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夫傳。北平侯張敖坐臨諸侯喪。後至國

除。侯表。上始爲徵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爲建元三年。今附年未。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

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徵行。以夜漏下十刻。酒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

射鹿豕。狐兔。馳驚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鄂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

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酒示以乘輿物。久之。酒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頭

四漢年記 卷十

一三七

五日一朝及信宮故宮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徵工約

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曰

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怒角

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

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

也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

天文志

江都王非來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

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

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衛嫣始帝爲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

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

侯幸傳

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注佗以建元四年卒

曰時漢興七十

年佗當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爲右內史

百官表

夏四月

平原君薨

木

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帝紀

罷傳記博士

趙岐孟

夏四月

平原君薨

木

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

外戚傳

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靡康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憤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彘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役財屬盜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平準書食貨志考異曰此段見平準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準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漢興之初至後七年才六十六年謂之七十餘年於義未安蓋武帝承文景兩帝之餘又實太后在上帝猶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靜之福故當時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漢興已七十載又二年而實太后崩是後紛紛多事漢家至此途一變矣太史公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蓋深有感焉今附於實太后未崩之前一年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本紀考異曰五行志作建元六年六月丁酉按志既言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下又云四月壬子高廟災同是一歲不應六月在四月之先

志之誤必矣漢書本紀作二月乙未荀紀作三月乙未以其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本紀考異曰此語

歷考之三月壬戌朔無乙未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傳乃云實太后崩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與紀不同以史考之實太后之立才四十五年今云五十一年固誤又云後景帝六歲則爲建元六年無誤若至元光六年則後景帝十有二年矣不應

云六歲也按史記外戚世家作建元六年而班氏改爲元光誤矣今從漢書本紀史記外戚世家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嫪

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寶太后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百官表蚡既相黼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儒林傳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京師

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旂。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爲丞相史。薦補侍御史。湯傳有星孛于北方。五行

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謂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天文志淮南王安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

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詞。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粵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本紀南粵俱

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

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

哀憐寡。恤孤獨。養蒼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

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按原本說今聞有司以

增入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

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按原本說越人

臣此文勢不足。今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

臣此文勢不足。今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

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

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亦謂居者無

食，行者無糧，民人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

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民不聊生，羣爲盜賊。於是

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

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

八載爲圍，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讀曰馮，讀曰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讀曰應，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要荒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郡蔽，人臣之任也，邊境

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

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

嚴助諭意，風讀曰指於南越，讀曰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讀曰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寤。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

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入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

重慮。明太平以彌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式卑反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

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遣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

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望治。讀曰今閩越

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功候反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

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無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

威武。揚聲鄉。讀曰屯曾未會。大誘其衷。閩王阻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

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

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

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

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

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

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是說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田蚡

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田蚡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閔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尚以大農稱也。荀紀。過。皆

載於梁國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吝。讀曰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

者。於梁舉壺遂。威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

都尉。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倨。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

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乘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

之。汲黯傳太史令司馬談。整學老不達其意。而誦詩。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據司馬遷傳。談仕於

師諱。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必作於建元。蓋是時。費太后已崩。武帝相田蚡。陳儒術而貶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費太后已崩之後。曰。易大傳曰。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絃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然其彌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尊也。要曰彌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馴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致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適不生。賢不肯自分。白黑適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讀曰曉。南粵。南粵食。讀曰蒙蜀。枸音矩。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安。禺音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適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適聽蒙約。還報。適以爲犍爲郡。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傳。



# 西漢年紀卷十一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中尉。

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敞自述元元年爲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國安得有不識爲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

從二六月罷。本紀先是廣爲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

屯，及出擊敵，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文書，然亦遠斥

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戶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

敵卒。讀曰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

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李廣五月，舉賢良

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絮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

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

夷。至虜桀討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其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返。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適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箛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下尚有天人君莫不欲安存而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亦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余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

脩飾。故受天之祿。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得之曰。案原本作册董仲舒

謂制辭百餘人。則非獨得仲舒也。今制曰。蓋問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

依本傳作焉之曰。而刪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問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

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遺元黃旌旗

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

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

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

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

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

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

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聘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

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

答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

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順。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并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念往古。而務

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勵也。夫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

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下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民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矍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罔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得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庠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讒。讒賊竝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書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適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愛大者。不得復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朘月削。寢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蓋以下富者驕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唯本紀載於元光元年。又云。公孫宏出焉。按安傳武帝初即位。招賢

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元狩二年。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自元狩。連數至武帝。即位。初。宏二十年。則宏之初舉賢良。其在建元元年。明矣。至於復徵。又元光五年也。本紀云。公孫宏出焉。殊誤。今不取。司馬公通鑑。并董仲舒。疑以爲不當列於此年。謂舉孝廉。在十一月。對策在五月。如此。豈得謂自仲舒發之。遂移於建元元年。今以仲舒策考之。移於元年。與當時事勢殊不合。仲舒曰。今臨政而顯治。七





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推說其意，以爲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嬖高廟，適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嬖高園殿，適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嬖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嬖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災內。嬖甚罪當重，嬖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六月，客星見于房。

天文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

紀是歲天星盡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有紀漢書

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當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贖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視，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見其人云：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鼻破鏡，翼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泰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半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

春雁門馬邑臺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觀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音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裕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扶日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音堪音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蠻戎不與諫曰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居力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諫與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諫曰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境諫曰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諺曰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

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毳，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

兵法曰：遺弋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之戒。

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韓安國傳，元年

年，安始言之。二年，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陰使聶壹爲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度。徒各弗及。王恢等皆

罷兵。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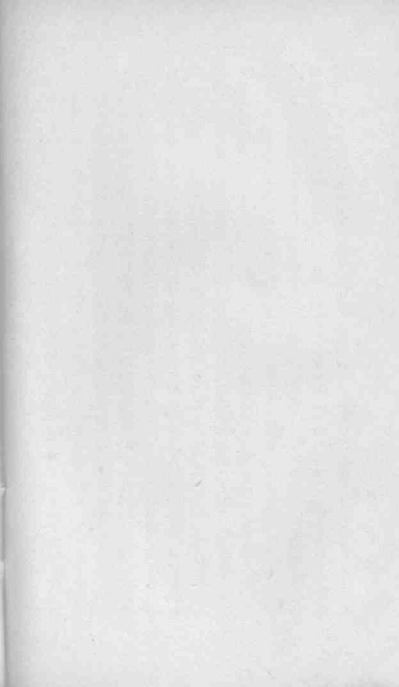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略藏州。三字本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靡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千準

上嘗策至郎署，一老郎鬚眉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驥，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驥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將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弗聽，乃用爲會稽都尉。武帝故事，考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原書於馬邑事後，今附是歲之末。

三年，郿侯緡它坐大射擅罷去免。

功臣表：按郿侯緡它免，史記漢書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



# 西漢年紀卷十二

武帝

元光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地動

史記大晦

論殺魏其侯竇嬰於渭城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漢武帝其侯市於元光五年十月漢書灌夫

傳亦載五年十月灌夫論灌夫支離非也按傳既漢大殺竇嬰至存身軀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禮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守管欲殺之竟死漢書本紀百官表史記大事記皆載殺於元光四年五月乙卯不應灌夫與嬰之死反

在始後明傳誤矣今從紀表

初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

及蚡爲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

蚡

吳楚反時夫父張孟戰死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

下夫爲人剛直使酒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

許史

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

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鄉相侍中

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

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驢甚無厭俱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

千容

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早臨蚡許

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音調，又所寄反，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適獨，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

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適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適獨往。往

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釀夫起舞，舞屬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

驕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乘將軍雖貴，寧可以數相奪乎？不許。夫聞怒，屬福

惡，兩人有隙。適讀與同，又其理反，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後蚡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按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

間，遂已俱解。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

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釀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

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適效

女曹兒咕昌涉反，啣入涉反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

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古曉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適令

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適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勅灌夫，罵坐。」敬繁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更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說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sub>音寧</sub>，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遁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甚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酒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甚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sub>徒各反</sub>，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sub>叩頭曰</sub>，視天，俛畫地，<sub>辟善計反</sub>，<sub>晚善計反</sub>，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獵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sub>輟音轉反</sub>，<sub>輟音轉反</sub>，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sub>不廣反</sub>，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



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憐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

仕客反。

舌自殺。今人毀君。君

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

步戶反。

責嬰。所言

灌夫頗不遜。劾繁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繁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

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按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

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瘠。

音則。

不食。欲死。或聞上

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灌夫傳。

鄭當時貶秩

爲詹事。

當時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筭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傳贊。

春。丞相武安侯田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上使視鬼者。贖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筭欲殺

之三月乙卯，蚡竟死。

本紀

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五月乙巳，以平

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危。

安國傳

百官表

案原本止載蚡死

及張敖爲御史

大夫而不載薛澤之相

安國之負當是脫落

今補入秋九月，以中尉張敖爲

御史大夫。

百官表

殿爲吏，未嘗言接人，朝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張敖傳

是歲，翁侯邯鄲坐行不請長信，免。

後表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

史記

德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

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

漢名臣奏

所春正月

薨。

本紀

考異曰

帝語

齊馬不載

而見名臣奏

蓋河間王

樂子太子榮

周母弟也

榮戰而武帝立

周已

曾未三月而薨之以死

蓋等死也

當時之事孰知是而史氏不載

幸其狀見于他說

故後

王身端行治

溫

世得而

其情焉以是推之

史所傳

仁恭儉，大行令奏證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證曰獻。王子不害嗣。

河間王傳

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

王所獻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

禮樂志

夏，發巴蜀卒千人，治西南夷道，自犍道

指犍河江。

西南夷傳

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責

唐蒙等，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

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夔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

嗚嗚

魚龍反然皆鄉誼

曰風慕義欲爲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以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

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之欲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生虛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古野

中古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

數反所且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籍谷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秋七月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

子外戚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大逆無道梟首於市乙巳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

不可以承天命罷退居長門宮紀寶太主數讓帝姊平陽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

喜而倍本乎。平陽主曰：用無子故廢耳。世家張湯治皇后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中

大夫趙禹定諸律令。湯禹湯作越宮律二十七篇，禹作朝律六篇。時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

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

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益于几閣，

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附議，所欲陷則予

死比，議者成冤傷之。是議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當川國復

推上公孫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能初宏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不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

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

風雨時，嘉禾興，朱草古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

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宏對曰：法不遠義，則

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

邦舉反

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

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

比。

類麻反。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

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

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

讀曰悅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

扶同反

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

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

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闕統垂業之本。

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

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宏復上疏曰。陛

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

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音服習之，至可乘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其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考異曰：紀以爲元光元年，宏對策，宏傳以爲元光五年。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宏爲左內史，在元光五年。前紀亦載對策于此年，徵史長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紀亦云：宏于元光五年爲國人所推，上爲賢良，願此則宏之得舉在元光五年。明矣。木紀禮食之謂，載於八月之後。若此，則宏在八月，則宏不應于今年。臣爲左內史，蓋此語在今年，不知何月。故也。氏舉于年末耳。今從通鑑，是歲兩字。宏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安詹事鄭當時爲大農令，百官當時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于己，聞人之善言，道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然當時在朝，常趨和，胡承意不敢甚斥，咸否。當時下邳翟公爲廷尉，表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胡以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

百官表

六年春，大農鄭當時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書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賀出雲

中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軍萬騎青至龍城得敵首虜七百人唯青賜爵關內侯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春匈奴傳以爲秋

今從秋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備胡本紀安國青匈奴傳以爲秋匈奴傳以爲冬今從本紀按韓安國傳及百官表安國以元光五年爲中尉歲餘從衛尉此本

於五年書安國爲中尉此處起書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而此上不書從衛尉事疑有脫文是歲南夷

始置郵亭史記大先是司馬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爲元光六年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淇恩汪濊羣生膏滿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再從驢定荐存印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

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

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贖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

之且夫印荐西焚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巴不化俗也。僕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壅洪原。決江疏河。漉所宜沈澹德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餼步千駟竹尸無胥步。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身稱決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初角。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徵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彘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熬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若。牂牁。靈山。梁孫原。則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濬不閉。智音爽。開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禱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成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羸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徒。遷延而辭避。相如傳堂邑侯陳午薨。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假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侯家。主見其妓音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病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假。上曰。願謁主人翁。公主脫簪珥。音徒跌頓首謝。因引假。假隨主伏殿下。上爲之起。常從遊戲北宮。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辟戟前諫。上曰。善。考異曰。通鑑載於元光五年。非也。外戚傳。陳后廢。明年陳午薨。主寡。私近董假。按侯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後四十八年。薨。當在元光六年。如此。則元光五年。午尚未薨。於竇太主豈音公主病困。以得云寡居。今載于陳午薨之年。後又東方朔諫命二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于此。後。陸慮音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陸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賄。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之。反欲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適可其奏。哀不能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銷憂者莫若酒。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上復以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東方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徒矣反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音根又音官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縵。於初反無間。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瑇瑁。瑇音代瑇音味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轅。播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際。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宏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唱。與諧同。竹交反。而已。朔傳。中大夫趙禹爲中尉。百官表。



# 西漢年紀卷十三

武帝

元朔元年冬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本紀衛子夫生男據外戚傳時上年二十九乃得皇子甚喜爲立祿使東方

朔枚舉作祿祝房太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春三月立皇后衛氏本紀枚舉傳枚舉奏賦以戒終枚舉傳

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

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史記外戚世家秋東夷薨君南閩等以二十八萬人降爲滄海

郡本紀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考異曰荀氏漢紀載於元光二年正以三人上書俱論匈奴以是時上

年因主父偃以元光元年入朝見衛將軍故附於此時然衛青元光五年方爲將軍擊匈奴不應先以爲

稱惡世俗所行本字有誤故通鑑考異云誤以朔字爲光字恐或然耳嚴安書云南閩朔夜耶略葭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墟其疆域以史考之南夷諸郡皆屬龍城皆元光五年事也略葭州連滄海郡

又元朔元年事也不應徐樂先時言之三子皆諫伐匈奴正以衛青連歲出師之故通鑑載於元朔元年

置治海郡之後得之矣今從通鑑又嚴安所論匈奴郡縣一段此語見於漢家安位治設之端當是

時也廷臣往往交惡蕭蕭之策惟恐同性之不削而嚴安獨憂之故劉昭以爲嚴安憤發憤憤謂千里之成

增序而進天下則嚴安豈無見而言哉通鑑則去此一段深所未諳也反偃始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主待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

甚困以諸侯莫足遊者迺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上上下下省費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人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陵。與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他。從河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嚴安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賸治之至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秦。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而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霸更起。霸者當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霸既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穀擊。介冑生蠶。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併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鑄。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中正者退。法嚴令苛。古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讀曰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鑿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他將卒以戍越。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彊。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楚。略蕤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力竭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肇女居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銳甲磨劍。騏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輒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火故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道，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覺。讀曰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居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待還。讀曰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浮從讀曰恣之觀，極馳聘之樂，自若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幄之私，排優朱儒之笑，不之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

臣切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于當時，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讀曰攝

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闔王不成，其敵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感而不成，奚征而

不服哉。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

爲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主父偃初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野人，至是野人兄

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事下公卿，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燕王主父偃傳，考

年漢水紀載于元朔二年，今從史記年表。魯恭王餘薨，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

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王傳，荀氏漢紀。

二年冬，賜淮南王安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本紀曰：賜淮南王几杖毋朝，顏注：淮南王，荀川

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今王乃其子建，按建乃齊悼惠王之孫，不應云諸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

父列，無嗣位之二年，亦無山免其朝，詔當是紀，今從通鑑，則去荀川王三字。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

親分弟，其許之。本紀。主父偃謀關馬弓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誅誤其君之罪，上從之，

而諸侯王合從之事絕矣。新序。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



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

法恩澤侯及功臣表，青、蘇建以三月丙辰封，張次公以五月己巳封，非一時，此本連書之，疑誤。

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

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輻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

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本紀是時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

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

平準三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夏，詔強宗大姓不得族居。

謝承後漢書

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

考異曰：奇紀載于建元二年，置茂陵邑之後，按本紀

三年，馮從茂陵者，諷則茂陵之時，固已徙民矣，但是時衛青、公孫敖皆未貴，又元朔二年，用主父偃說，擢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

爭交驩，郭解傳時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帝爲悼惠王家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園、悼

惠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

齊王傳

三年冬，御史大夫張敞老病篤，請免，于是天子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于陽陵。

嚴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

按史記平津侯傳云：元朔三年，張敞免，以宏爲御史大夫，前紀亦載于三年，今從史記前紀。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于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

上欲以參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孔臧子左內史公孫宏爲御史大夫。百官汲黯曰：宏位

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

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宏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

卿而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宏甯成家，居士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宏

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

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郭解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

衆，適有天幸，竊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許爲俠益

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于匪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及解徒，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高之解，兄子斷楊椽頭，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

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久之得解，窮治所犯，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

爲任俠行權，以匪眦殺人，解不知，此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考與曰：通鑑載于元朔二年，

傳御史大夫公孫宏當解大逆無道，公孫宏除御史大夫，在三年，不應郭解之族，反自是之後，俠者極衆，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讀曰太原魯翁孺臨淮兒五奚

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音荀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陀羽公

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諺讀曰者朱家所羞也。游俠傳

班固曰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法夫然後

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合縱連衡力政爭強而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況於郭解之倫以匹

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

夏四月匈奴單于太子於單來降封涉安侯。侯表按原本不書封於單事夏四月下直漢方欲事滅胡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

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至

大宛大宛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反至

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導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

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誠殊無報胡之心騫欲從羌中歸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考異曰西南夷傳云元符

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符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符元年上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初

駕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駕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

天子言之。大宛傳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諱曰友。略千餘人。本紀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以

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軍北軍。見前皇太后合葬陽陵。本紀外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百官南陽太守

義縱。薦杜周于湯。湯以爲廷尉史。社國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千乘兒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不習事。不署曹。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

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

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寬是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

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通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讞疑。必先爲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口計反。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

臣議如此。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所治。即上意所欲。暴于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于監吏輕平者。所

治即豪。必辨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政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釋湯所言。湯文深意忌。不專平而

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公孫宏數稱其美。滿汝陰何比干爲廷尉正。與湯同時。時法深。而

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比干嘗學尚書于讞錯。東漢何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本

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辭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

百官表先是漢帝以列侯爲丞相爲宏無爵

上于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

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宏爲平津侯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載元朔五年而史記侯表及漢書恩澤侯表乃載封侯于元朔三年然宏以拜爲丞相故得封侯拜相既在五年不應封侯反在三年也當是五字誤作三字今載于五年

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宏傳

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

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

薄奉祿皆以給之

四章雜記

汲黯常毀儒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開常言與胡和親無

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面觸宏等

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宏湯

宏湯心深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

黯傳

董仲舒爲人廉直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以仲舒大儒善待之仲

舒恐久獲罪病免居家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自漢興至于五世唯仲舒名爲明春秋仲舒在

家朝廷如有大議數遣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

仲舒傳

對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及得右賢

裨小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

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千侯按原本脫春大將軍以下至此衛青衛

青三子旣封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尙主

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也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

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

皇后令白之帝乃詔衛將軍尙平陽公主爲史記補神夏四月丁未以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爲御史大夫百官表

係在河東曰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而緣反棄地民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

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人河渠書六月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

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

學講議治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宏御史大夫係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理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

制曰可

本紀備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詔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至于始皇。天下竝爭于戰國。儒術旣絕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尙于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



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扶尤。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唐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公孫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設弟子員。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也。

太常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爲城旦。侯表百。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彌。音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措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侍中中大夫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是以巧詐竝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亂。簞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

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竊以爲無益於繁姦。

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曲服焉。吾邱壽王傳。考異曰。通鑑載子今年冬十一月。公

孫宏拜相之後。按壽王對曰。今陛下舉俊材。與學官。取此輩。蓋在博士置弟子員之後也。置弟子員在今年六月。不應挾弓弩對反在前也。今移于置弟子員後。又吾邱壽王傳云。是時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故百官表。太初元年。武帝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公孫宏以元朔五年相。元狩元年薨。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太初之元。距元朔五年。前二十年。不應壽王得預爲之也。明傳題今改爲中大夫。

朱英。何奴列是歲。中尉趙禹爲少府。百官表。張湯兄事禹。兩人交驩。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禹

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禹見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張禹。趙禹傳。趙詔募衛將軍青舍人。以爲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

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

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今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于是禹悉召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

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

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吏。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

安護北軍。仁護邊田。穀于河上。補先生淮南王太子遷。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獄被巧。乃召與戲。

被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欲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縱跡連王，王使人侯司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黨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黨被等，廢格明詔，營棄市。詔不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削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插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何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開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叛逆反具，亦心結賓客。

以應之。恐爲所并。初，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勅慶死罪。強榜音彭服之。衡

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

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

日夜從子勇。史譚曰：王謀反事。王奇其子孝材能，佩之王印，號曰將軍，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

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

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効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是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

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淮南傳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悉幕大克獲。前將軍

翁侯趙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見急遂奔降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身脫還，贖爲

庶人。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齊人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

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讀曰軍知善水

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

王幾

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匈奴

是時也得首虜萬九千級。捕

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俘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士馬前後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

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

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贖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

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宜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騎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少廢矣。

平準書食貨志

時方事匈奴。河南人卜式上書。願輸家

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事言乎。式曰。臣

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

土服

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

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不報。數歲乃罷式。

卜式

# 西漢年紀卷十四

武帝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五蹄。若麀，油文反。於是以前五畤時加一牛以燎，作白麟歌。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謁者給事中濟南終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隔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匈奴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驍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謂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竅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諫曰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勸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慶，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鵠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於鳥，下動於魚。

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後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竹仲

本紀封得書，如紀志軍傳。

司馬安爲中尉。百官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

本紀先是淮南王安坐東宮，召楚人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恨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落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大王不從臣計，臣竊悲大王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

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正上書於天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子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通治。是時故時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通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以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倫，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順尼異處，子孫無遺類。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環輦。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  
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山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驥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也。被曰。大王  
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于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纒  
繫棘矜也。公何以言其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天下嗷然。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今陛下臨制天  
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萬里。下之應  
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譴之。被以爲過矣。按淮南王及伍被傳。此  
可徵李耶。一段反覆百餘  
言。此本不載。當是脫落。王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衛  
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  
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開。猶可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

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刑不殊。被詣吏自告與王謀反。吏捕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行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淮南王傳時田蚡已死。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報天子。皆以爲是。五行志又令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國除。爲九江郡。淮南王傳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侯城陽王子有利侯釘。坐遣淮南王書稱臣。棄市。淮南王傳衡山王賜使人上

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轡車，銳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諸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聞卽自到殺。王后太子爽及孝皆棄市。諸與衡山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衡山王卽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細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悉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宏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

平準書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公孫宏自以爲無功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漢竹刃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大臣奉職不稱也時病甚恐死無以塞責乃上書無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居

數月有瘳安視事夏四月丁卯立皇太子本紀以下六字今補入漢還羣臣可爲太子傅者石慶以石慶爲太

子太傅莊青翟爲太子少傅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漢瑕邱江

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爲博士上使與董仲舒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喞於口不如仲舒而

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漢輯與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

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漢五月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本張騫言大夏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

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爲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問使王然子等四道竝出出漢出冉

出徒會出南出北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漢南方閉漢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漢漢王當光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漢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漢是歲會稽太守朱

買臣爲主爵都尉

百官表

初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

信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方，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

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買臣傳

樂安侯李蔡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木紀

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宏薨。壬辰，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

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

西京雜記

宏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相位。其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

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邱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

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宏傳

是日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

荀紀

考異曰：百官表載李蔡相於二年，張湯爲御史大夫於

三年。皆以三月壬辰日除，疑其爲一日也。蓋李蔡既爲相，故以湯補其闕耳。及考荀氏漢紀，乃併書於二

年。三王長當是此時表本說未聞耳。而史記將相名臣表亦從湯除御史大夫於二年。又其歷三年三

月，無王長當信今百官表

爲說今從荀紀史記表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汲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

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

之言，日益甚矣。」以冠軍侯霍去病爲驍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

考異曰

霍去病傳以爲元狩三年春擊

而漢書本紀載於二年春

今從本紀擊

匈奴有功。上曰：「聽騎將軍率戎士除。」

與論鳥鰲。古反

討遼漠，涉狐奴，歷五王國，輻重人衆，攝鬱。

之涉者弗

取，幾獲單于，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慶。

意曹畢蘭下，殺折。

上列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

誅，全甲獲醜，執渾。

下昆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滅什七，益

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去病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

音象能言鳥。

本驃騎將軍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

放，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

考異曰：通鑑書於道張騫、李廣之

後按本紀及匈奴傳云：驃騎、合騎

侯出北地，而匈奴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

是騫、廣之再遣，正由匈奴之盜邊也。今從本紀及匈奴傳。

漢使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

擊匈奴，竄坐行，留營，斬，積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考異曰：本紀云：李廣設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

死者過中，明日復力戰，死者過中，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

其三千騎耳。本紀云：亡其四千，人固身脫還，按列傳：將四千騎與匈奴戰，漢兵

貴，比大將軍矣。

本紀：霍去病、李廣、匈奴傳：通鑑。

膠東王寄薨，初淮南王安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鑣矢，戰守備，備

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

本紀：秋匈奴單于怒，渾邪

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

衆，乘博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

去病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

考異曰：漢

書：三萬乘，今從史記。平

學書：漢書：作二萬乘。

既至長安，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

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驅出御府，禁藏以贖之。

平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爲列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同與咸奔于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撓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

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去病，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夫人之貌。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以爲王夫人，漢書外戚傳以

精主生補云：元符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閔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

曰：願居臨馬，帝曰：先帝以來，無王，臨馬者，關東之國，莫歸於齊，乃立閔爲齊王，是元符之六年，王夫人尚

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與？如王夫人之貌乎？又外戚世家曰：又而居色衰，少翁謂之王夫人

幸，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是李夫人又在王夫人後，史記以爲王夫人，既不可，漢書以爲李夫人，

尤不可，今章其姓云：上有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考異曰：通鑑載於四年，按封

禪書載於郊雍，獲一角獸之明年當是元符元，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

具，以致天神。封禪書重侯丁甘坐不使人爲秋請，免。澹，河間獻王子也。王子

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鄴侯。本時卜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因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錢四百人。蘇林曰：外錢謂成邊也，一人出三

也。一說在縣役之外，式又盡復與官，卜式得復除四百人也。式又盡復與官。卜式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贖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者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注重四銖而姦或盡磨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

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

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

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百重差小方之奇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楡按果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

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考異曰漢書本紀元狩五年云

實志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後以三銖錢更鑄五銖錢非行五銖錢而始鑄半兩錢也食貨志又言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如是當是四年紀載於五年亦非是周勃其下令不可磨取銷

焉大農上鑄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

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鑄鐵器煮鹽者欽按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

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

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賈人繕錢皆有差事在元請算如故諸



賈人末世，貴賣賈，居邑稱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錢，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平準書食貨志天下事皆決於張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鼻，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病，其隆費如此，張湯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漢書曰：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屨，居居時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緡氏令，緡氏便之，遷成臯令，式傳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殺不書，至以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漢書曰：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說，漢書曰：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租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改曰行。宜少近具新反。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考異曰。此事見食貨志。不得其時。荀紀載於推鹽鐵之後。今從之。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其言未施行。食貨志。荀紀郎中令李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遂引刀自剄。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傳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單于遣使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時董仲舒欲頗增和親之約。考異曰。此事見匈奴傳贊。不得其時。以爲義。今附於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之後。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音哺。音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匈奴贊博士狄山亦言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

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開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空虛，邊民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張敖，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按厚本說丞相以下二十字上下文意不屬今補入於是上遣山乘障使任敞使於單于。單于問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山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按湯傳是歲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定襄太守河東義縱爲右內史，河內太守陽陵王溫舒爲中尉，中尉丞宜陽楊僕爲主爵都尉。百官表初縱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爲關都尉，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接甯氏，破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以鷹擊毛鷲爲治。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音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固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鄆都初溫舒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

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僕初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酷吏傳文成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祥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封拜書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詔賜冢地湯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神道外

墳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自殺。太常候李信成坐縱蔡轍道爲隸臣。百官表：侯表李廣傳：曰：男子爲

表作李信成，侯表作李信成，按信成必之曾孫也。而是歲李敢爲郎中令，司馬安爲廷尉，安汲黯姊子，文

深巧善宦，四至九卿。百官表：汲黯傳：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

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考異曰：通鑑載於元狩六年，按百官表：元狩五年，載郎中

甘泉去病射殺敢，居歲餘去病死，然去病以元狩六年死，則射敢當是五年。明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

矣。考荀紀亦載於五年，彼六年無行幸甘泉，今從荀紀附於五年。上甘泉之後。鹿觸殺之。李廣初置諫大夫，丞相司直。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境之思慮，

暴駭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

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太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春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按百官表元特四年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免六年續實爲太常無名充者疑世家有誤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

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陳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開明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畫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諭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夏四月戊寅奏未

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曰：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公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執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時閔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居雒陽。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扼，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勝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四 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

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且爲燕王皆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闕俾君子息悉爾心尤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威酒囚於爾國而害於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燕王且策曰於戲小子且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聳師董粥徒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非德毋酒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賜廣陵王胥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侷音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三王世家以卜式爲齊王太傅平準且胥李姬子閔以母故尤愛幸武五子傳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成宣杜周等爲中丞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本末不相稱。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

死。考異曰。徐廣謂在元狩三年。按百官表。四年。大農令顏異。二年。蓋敗誅。當是六年。今書於六年。六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本徐偃矯制。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議者。給事中。終軍問。朕軍詰

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宜。今

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

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鄒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

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

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

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

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請服罪當死。

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考異曰。此

徐偃出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薨。本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家。象

使之後。



鄒連山謚曰景桓侯。

去病

初翟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歸家。娶

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大爲買田

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漢光

無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帝初置。

百官表

是歲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令丞相以四科辟士。第一科曰

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

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信然後官之。一科補西曹

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賦決。

漢儀

又通典

皇帝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

以四科

辟士

杜氏釋曰

武帝因竹舒之言

立制故事

在丞

相府令  
復用之

# 西漢年紀卷十五

武帝

元鼎元年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按封禪書壘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六月汾陰縣  
鎡爲民祠魏雁后土營旁得鼎武帝紀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侯表四年四月乙巳壘大封侯  
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本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層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云天  
子已封太山及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封皆後  
來追改耳通鑑元年夏五月赦天下本紀是歲蓋侯王信爲太常百官表初王太后親田蚡而疏蓋侯衛皇后  
不齊得能奉今從之

冒母姓天下化之皆愛母黨而不愛父族同母異父兄弟則相稔同父異母卽如路人上又以太后故愛  
修成君皇太后徵時爲金王孫生女在民間帝賜湯沐邑號修成君賞賜過於長公主兒寬諫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教之民亦  
然此悖亂之道也皇后外家比有此事天下化之陛下又隨而效之臣懼風俗大壞傷絕天理弗起而教  
之臣恐四夷有輕中國之心願陛下察之上廼下詔曰禮異父昆弟無服異母昆弟何者本末異明所  
愛者一也今或爲異父昆弟功其而弗爲同父昆弟服疏其所親親其所疏豈天地之性聖人制禮之意  
哉自今有不爲異母昆弟服者坐之漢武故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本紀始長史朱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  
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調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扶用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自殺。考異曰。百官表。青翟自殺。以爲二月。按青翟之事。與湯相絕。不應湯死在十一月。而青翟二字從通鑑。按張湯傳。欲湯得罪之由。蓋悉此本刪去。湯與青翟居爲奸。論說李文事。未免遺漏。又刪去。蓋發孝文圖。禮。湯約與莊。青翟俱謝事。三長史合謀。以下亦無緣起。疑有脫文。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湯子安世。朱買臣。張湯傳。安世寬仁。與湯行異。荀

太史公酷吏傳贊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寔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焉。雖慘酷斯

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禦項，天水賈璽推誠，河東褚廣安殺，京北無忌，馮翊殷周，螻鷲水衡，闔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食貨志三月辛亥

以太子少傅高陵侯趙周爲丞相，太子少傅石慶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大事記考異曰：百官表趙周相，作二月辛亥，石慶御史大夫，三月辛亥同。

是辛亥不確，分兩月也。按其歷，是年三月丙申朔，而三月無辛亥，當是趙周石慶之拜，同一日也。百官表傳寫之差，遂以三月爲二月耳。荀悅亦作三月，又百官表趙周亦作太子少傅，不應同時有兩太傅也。按

初立太子，誰可爲傅者，即以石慶爲太子太傅，以在青翟爲太子少傅，使青翟作相，故以趙周補其闕耳。非太傅也。今改作少傅。是歲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宏羊爲大農

中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民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百官表初置水衡都尉，官

奏。時大農筭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苑。平準書有

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園輯澁，鍾官技巧，六厥辯銅，九官令丞。百官表初，御史上林而郡國多姦

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

令禁之，無益，白金終廢不行。平準書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百官表初，天子數問壽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餽。與禽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何肉

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

破西擊塞先得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民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

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

神而遠于萬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

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

外臣。天子以爲然。拜薊爲中郎將。遣之旁國。還拜爲大行。張騫傳

三年冬。徙函谷關于新安。考吳曰。應詔時。總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詔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楊僕以伐南越。方爲樓船將軍。猶在二年之後。無是時僕亦未

有大功也。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本紀。考吳曰。此漢書本紀所書也。通鑑書於元狩四年。至今不取。元鼎三年之令。則以爲重。出罰而不取。呂氏解題曰。元狩四年。至

年之令。固曰。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此見食貨志。楊可告緡。義縱捕其爲可使者。當時雖有界坐之賞。而告者猶少。故可遣使督之。今年復申舊令。以促之也。此說爲是。今從之。時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命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

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川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

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

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徙入財者。得捕郎。郎選衰矣。平準書三月水冰。五行志夏四月。

常山憲王舜堯，景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及堯子敦嗣爲王，數月坐憲王病時，不嘗藥侍疾，及

居喪無禮，廢徒房陵，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音孽誣，陷于不誼。

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本紀：通鑑卷十三王傳。考異曰：本紀書於明年，今從本

傳與子平爲真定王。同封書於三年。中尉王溫舒爲廷尉，關都尉東郡尹齊爲中尉。百官表：初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湯收稱以爲廉，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凋敝。

輕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故事多廢。通鑑載：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考異曰：於二年，呂氏考平準書：張湯死後二歲，赤側錢廢，遂書於四年。二者不同。及按百官表：太常周師居坐不

收赤側錢行錢論書於元鼎三年。如此則赤側之廢在三年無疑。當是平準書二歲字誤。今從百官表書

於三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入官。平準書：太常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百官表：於三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本紀：上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

舒議，天地牲角，蠶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自夏陽之縣，東幸汾陰。封禪書：汾陰男子公孫滂，得郡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

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郊祀志：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子昌嗣。表：樂成侯丁義上書言：樂大，大膠東宮人，故

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

淫行，與王不相中。竹仲反：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遺樂大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異

曰通鑑考異云漢書郊祀志作樂成發登天子既誅文成後悔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使驗小按史記漢書功成表當爲丁義今從之

方圖旗旗自相觸擊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封禪書漢志皆作調旗細史記季武紀作調旗按漢武乃拜故事云大管子殿前樹旗數百枝天令旗自相擊然則作調字者是也今從之

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夏四月乙巳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

決四瀆開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盤朕

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位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

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後裝治

行車入海求其師云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梧視得鼎鼎大八尺一寸

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式志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

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時掌行薦之至中說曰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皆議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曩未報鼎曷爲出哉

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鑄九鼎象九州皆常禮享晉庚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於

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

鼎爲符路弓垂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機焉鼎宜視宗廟藏於帝庭以

合明應制曰可。

郊祀志

秋馬生渥注。

於佳

水中。

本先

是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

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將勒鞞。

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李斐

於是作寶鼎天馬之歌。

本紀

考異曰。史記樂書云。帝嘗得神馬於渥注水中。次以爲歌。中

尉波野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次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請誦詩聖制。當族。今以史考之。其事皆不合。公孫宏以元狩三年從

後。請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史皆在得馬之前。又請未嘗爲中尉。必是樂書差誤。今不取。中尉尹齊坐法抵罪。復徙廷尉王溫舒爲中尉。以故少府趙

禹爲廷尉。中大夫兒寬爲左內史。

百官表

溫舒爲人少文。居宅棼棼。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閭中俗。

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歸。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

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戶之猪。以動大豪。其

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磨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

溫書

上時掌

雍且郊。或曰。五帝秦一之佐也。宜立秦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賢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僖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

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適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轡下迎。黃帝上騎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轡。龍轡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俱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郊祀志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本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繒。用充切新秦

中。平準書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秦一祠壇。放亳忌。秦一壇三陸。音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秦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鷓。音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

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廕。與食。讀曰。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

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

郊見秦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秦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開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從之郊見上既

立后土秦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共具而望幸

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遷樂其姊爲

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龍侯皆約

從之按此僅言千秋廣德之封而千秋擊南越及南越太后謀歸漢事皆不載疑屬脫之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下湟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濶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入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本紀按原本脫遺伏波將軍

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

男及臨當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

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發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

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有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

斤田十頃九月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本紀南粵卜式傳平準書百官表通鑑考

按周死坐知列侯耐金輕而侯表書列侯坐受耐金者皆作元鼎五年則知荀紀所載爲誤今從百官表

案食貨志賜式田十頃下有布告天下天下其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而列侯

皇附金免者百餘人賦語此丙申制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表萬本不載文義未明疑爲脫誤石君爲伐南越告壽秦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秦一鎗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初匈奴冒頓兵強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

於是徒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及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御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通至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

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抱罕後漢四

六年冬十月朝會不置酒楊僕傳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西羌平之按原本脫遣將軍以始置護羌

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後漢四樓船

將軍楊僕將精卒先陷尋廕破石門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路博德將罪人千餘人遂俱進攻敗越人縱

火燒城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犁且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因

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南越郎都稽得嘉南粵傳

紀漢書表皆孫都南越上行東將幸緹氏王後反至左邑桐鄉開南越破目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

嘉首以爲獲嘉縣本紀上既滅南越嬰臣中山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郊祀志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

南漢郊祀立樂是延年之見當在此時今從郊祀志蓋千城南越之後至於立樂府等事悉附見焉又延年傳及禮樂志云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適爲詩賦按漢傳相如既卒五歲始嗣

后土祭后土在元龜五年則元符六年相知已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死豈得尙至此時乎今易以文士數十人字

興天地諸祠欲造樂延年傳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

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郊祀志於是

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文士數十人造爲詩賦延年輒承意弦歌

所造詩爲之新聲曲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禮樂志自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邵曰武帝令樂人後調始造此器瑟自此起封禪書初南越反上使馳義侯發南夷兵且子余蘭

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之

會越已破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吳

曰水紀音曰講義侯遣兵未及下上恒令征西南夷平之定西南夷以爲武都郡越期沈黎文山郡考

西南夷傳乃云講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擊越且蘭君恐遠行乃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

人當擊南夷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滇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誅之遂平南夷爲牂牁

郡又云使王然于以誅南夷兵威風論滇王入朝觀此則所置郡者百夷非西夷也平南夷者郭昌衛廣

非講義侯也水紀誤矣呂氏解題曰今年所滅功郡都都郡之屬南夷也元封二年所滅勞深離王

馬西夷也合而言之地理之西南夷沈黎郡文山郡地理志不載與地廣記云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若并殺祚

侯冉靡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舊郡祚都爲沈黎郡冉靡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西南

泉已置于元符二年矣。當時平準書誤。又地理志以張掖酒泉郡爲太初元  
年開武威爲太初四年開。發燒後元元年分酒泉置。與此不同。今從水紀。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  
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平準書自鄼國渠起。至是百三十六歲。而左內史兒寬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  
溉鄼國傍高印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古漫字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  
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掣。善計反重。不與郡同。顏曰。租掣。收田租之約令也。其議  
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不繇行水。勿使失時。漢志

# 西漢年紀卷十六

武帝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釋兵須如。考異曰：須如，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

其衣冠。考異曰：史記漢書並云：或對博。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于東陵乎？既至甘泉，爲且

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本紀封禪書：漢武故事。遣匈奴將軍趙破奴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異曰：通鑑載于三年，蓋取信侯表。按表所言亦自不

封，而張騫傳載此事于破奴將匈奴及都兵數萬擊胡之次，年又趙破奴本傳亦云：破奴坐附金失次，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一歲擊樓蘭王，獲爲溫野侯。按年表附金事在元鼎五年。

精，匈奴騎出匈奴在元鼎六年，如此則得也。因暴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

蘭王，在元封元年信矣。今從張騫趙破奴傳。因暴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

侯，于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四城

王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溫舒封禪儀既成，將用事，上以御史大夫卜式不習文，爲太子

太傅，以左內史兒寬代之。卜武兒寬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

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

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于上。官屬易之。兒寬傳以大農丞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費。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卽賣之。賤卽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爲然。許之。平準書以御史中丞減宣爲左內史。閻奉爲水衡都尉。百官表宣初爲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

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及爲左內史。其治米鹽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辨宣

傳。春正月。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

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

山下東方。考異曰。漢書本紀。作癸卯。封禪書。郊祀志。作乙卯。二者不同。按志。又云。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

山下。陸。東北。肅然山。丙辰。遂。明。日。則。知。爲。乙。卯。明。矣。本。紀。恐。誤。用。馬。公。謂。武。帝。以。癸。卯。還。

以乙卯至泰山行事。恐或然。亦未可知也。如郊祠泰一之禮。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封禪書天子北至朔方

東。到泰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桑宏羊又請。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平準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本起

還拜祝祠太一，贊嬰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封禪書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還

祭山川，至是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

自臨決河，滿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以爲楗。

其僞反

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殫爲河，殫

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騎兮

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度回兮迅流難。塞長菱兮滿沈，

沈讀曰

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隴林竹兮撻石蓄。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于

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災。

河渠志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潁、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



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上還長安通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志六月詔

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鴻休其敷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本初天子

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

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秋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封禪書是歲以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百官周少

言重遲而內深次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南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徵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若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

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

箠定之于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太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杜周先

是帝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令長治補至是中都帝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杜周

三年冬十二月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楊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樓船兵敗走

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沮水西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私約降樓

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兩將不相得。以故久不決。天子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考吳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

令左將軍戲

與

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誅遂。

考吳曰。漢書作許遂。史記作誅遂。又大史公

發曰。荀彘等與遂皆誅。如此則誅字爲是。

漢書蓋誤。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考吳曰。漢書作韓陰。韓陰今從史記。

尼谿相參將軍王映。

音相

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映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相參。適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朝鮮傳。按本紀元封二年遣樓船

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神龜。蓋。班人。擊朝鮮。又朝鮮傳云。漢使涉何。誅右渠。終不肯奉詔。此本書誤。兵入朝鮮。境及定朝鮮于此處。而二年本不載。遣楊僕。荀彘。及涉何。事雖有。度文。

班固曰。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

遭世富盛。勳能成功。然已勳矣。

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封禪書

曰。通鑑載於二年。按郊祀志云。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其明年夏旱。公孫卿曰。云云。明年上郊禘。通秋何中道。按紀。產芝事在二年。通何中道在四年。自此推之。公孫卿之言在元封三年。明矣。今許于三年。

七月。膠西王端薨。無子。國除。

本紀前紀。考吳曰。端薨。今從漢書。

四年夏。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諱。

曰。之上以丞相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

爲請者。慶慚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音。

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岳。通八神。以合宜房。濟淮江。歷山濱音。海。問民所疾苦。惟吏多私求徵無

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太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

切比頡麻反。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親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

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

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

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

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石變傳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作盛唐樓陽之歌。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人。始拜明堂。

如郊禮。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與集同。江淮物。會大海氣。目合太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

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弱者粟。還幸甘泉。郊泰時。本紀封禪書。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

本紀。起冢象廬山。青傳。按匈奴傳。楊雄上書。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紀。廬山。何奴中山也。衛青傳。係廬山字說。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

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繙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驍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帝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地理志初置

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百官表考異曰：豫州刺史部，潁州、汝南、沛郡、梁、魯、齊、

兗州刺史部，陳留、山陽、濟陰、太山、東萊、東平、國、徐州刺史部，東海、臨淮、泗水、廣陵、楚、

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濟南、淄川、膠東、高密、國、荊州刺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

長沙、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魏城、

群、蜀、郡、巴郡、涼州刺史部，臨西、天水、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安定、北地、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

州刺史部，南池、豐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郡、凡十三部。三輔、三河、安農、別屬、司隸、司隸、置、于、征、和、

未置司隸以前，未有刺史察。令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

科，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案章，取明律令，選長安三輔令，取治

劇，皆試守滿歲爲真。漢

六年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

多，漢使還，因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音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天子大悅。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角氏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

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晏然，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張騫傳是歲匈奴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之相當。匈奴傳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太一五帝于明堂，後每脩封禪，其贊贊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

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如紀志乙酉，柏梁臺災。本紀自

董仲舒、韓嬰死後，帝得魯人夏侯始昌，通五經，甚重之。始昌明于陰陽，先是大風發柏梁臺屋，始昌言其

災日，至期日果災。始昌傳五行志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春還受計于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

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

作諸侯邸。本紀封禪書夏五月，太中大夫公孫卿、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

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

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乃詔御史，其以七年

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

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躡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

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以造漢太初歷。迺  
遷治歷鄧平。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算轉歷。其法  
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  
實者。適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正月  
爲歲首。因爲太初元年。色上黃。數用五。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于後。本紀律歷志漢初高  
帝以十月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至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于十月朔。猶常享會。典  
更郎中令爲光祿勳。大行令爲大鴻臚。大農令爲大司農。中尉爲執金吾。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  
馮翊。主爵中尉爲右扶風。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更太常屬祠  
觀。曰廟祝。更太僕屬家馬爲桐馬。置路軫。更大鴻臚屬行人。爲大行令。置別火。更少府屬考工室。爲考工  
左弋爲飲飛。居室爲保官。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庭。更將作少府屬東園。主章爲木工。置羽林。掌送  
從。次朝門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  
林有令丞。屬光祿勳。王國內史。中尉。郎中令。如故。改太僕曰僕。指郎中令。及僕秩千石。見百官典職初  
置八校尉。考異曰百官表以爲武帝設不得其年今附太初定官名之後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馳。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有丞司馬。百官表。增置太卜學士。百官表。六典注。考異曰。史記曰。者列傳云。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漢書百

四。秦太卜官。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又郊祀志。亦有詔下。以此推之。太卜之官。漢初已有之矣。特增置自武帝始。非漢初無此官。至是始置也。今

改初字。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

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摧鋒。執節獲勝于彼。而善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于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龜策傳。秋八月。遣貳師

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令丁夫人。錐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封禪書。冬。匈奴大雨。具

反。畜多饑寒死。何奴傳。是歲。以故左內史咸。風爲右扶風。無忌爲京兆尹。殷周爲左馮翊。百官表

二年春正月戊寅。丞相牧邱恬侯石慶薨。考異曰。百官表作戊寅。本紀有紀。通鑑作戊申。按。歷是年二

百官表。中子。慶愛之上。以德嗣。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二人。及慶死後。稍以罪

去。孝謹衰矣。本紀百官表。三月丁卯。史記。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爲繹侯。考異曰。百官表作閏正月丁卯。

按此歷太初元年已閏十月三年又閏六月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此年無問當是百官與許今從史記大事記

驕奢不奉法百官喪公孫寶傳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酺音到五日祠門戶比臘本是歲有司言雍

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酒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

以木寓馬代駒行過觀祠酒用駒它禮如故郊祀

三年春正月以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百官表通鑑考異曰荀紀作膠東相王延壽此從史記漢書表按本紀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延廣代

寬者此本聲延廣之相於此處而二年不書兒寬之卒疑有脫文行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可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玉城十二樓

以候神人于執期地名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積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秦

山然風后封鉅岐伯黃帝臣令黃帝封東泰山禮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酒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令帶奉祠候神物夏四月復還泰山修封而加禮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禮焉本紀郊祀志是歲睢陵侯張昌坐爲太常乏嗣國除

百官表

太史公曰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

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

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



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四考異曰史記表序作見侯五通鑑作四人按是

年張昌無從故存者四人耳今從通鑑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稍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四年春武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來至京師武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賀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從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辱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禦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武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翹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于闐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廣利秋起明光宮本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

皆十五以上二十已還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萬有七八

千人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釐道相屬不由徑路嘗被御幸者僕射輒注其籍漢武是歲左內史咸宣中

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竄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

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百官表

天漢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上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而歸闔有秀兮

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

幾時兮奈老何。漢武故事。考異曰。此段見漢武故事。不得其年。按文中子云。我祖之謂。其祖志之謂。且親丁奚。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使使來獻。上嘉

其義。適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匈奴。置幣遣單于。單于益驕。非

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工侯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緄王者。昆胡門邪王姊子也。與昆

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

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于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蘇武李陵傳。考異曰。初三年。匈奴擊單于立一歲。死太初四年。且親侯單于立。武傳云。天漢元年。且親侯單于立。三歲。死太

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向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其妻子耳。按匈奴傳。元封六年。兒單于立。三歲。死太

初三年。匈奴擊單于立一歲。死太初四年。且親侯單于立。武傳云。天漢元年。且親侯單于立。三歲。死太

自太初四年。至天漢元年。且親侯單于立。不載太初以來。匈奴更立事。當有秋七月。浞野侯趙破奴。自

匈奴亡歸。考異曰。破奴傳云。為部所得。遂得漢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

匈奴生得。在太初二年。則十年而歸。當在太始三年。通鑑乃齊於天漢元年。語太初二年。其四歲耳。與

破奴之歸。在天漢二年。而軍吏之語如此。則是歲濟南太守王禰為御史大夫。考異曰。荀紀。詐王

大。考異曰。荀紀。詐王。桑宏羊為大司農。百官宛貴人。以是味蔡。謂使我國。遇居相。與共殺味蔡。考異

載于四年。廣利軍還後。按傳云。歲餘。宛貴人。以是味蔡。謂使我國。遇居相。與共殺味蔡。今移于此。年

約歲獻天馬二匹。

大宛傳

胡建守軍正丞。

顏曰南北軍各有一正正又有丞

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

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

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

愕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

考異曰帝氏漢紀觀於此年今從之

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

法黃帝李法曰墮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開

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

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胡建傳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又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

五千人出居延北擊匈奴

考異曰本紀所書如此以傳考之諸傳總奏言方秋司奴馬吧本可與戰臣顯

然則公孫敖諸傳李陵之出塞皆在秋也本紀以與李廣利出師同一事故併附于五月耳

貳師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漢軍乏食死傷者多時假司馬隴西趙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

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武師奏收。詔徵充國詣行在。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公孫放出西河與彌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無所得。李陵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敵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敵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陵曰。吾士氣稍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圍樹木間。復殺數千人。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敵二千餘人。敵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使騎攻漢軍。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鎮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敵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敵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嘗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武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武師功少。上以遷諍。因欲沮武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彌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

傳武帝初秦變周法。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初因之。至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

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刑之後。以爲中書令。六典云不言謁者。蓋文也。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于遷書

責以古賢臣之義。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報之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

事關于官。豈莫不傷氣。況沈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叩頭首

信。諫曰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六典通典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本是時。郡守尉。諸侯二

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小羣以百數。掠虜鄉里者。不可稱數。乃使直指使者暴勝之。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督郡國。分部捕斬。勝之至被陽。濟南王新爲令。勝之欲斬。新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殺生之

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訴。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新

相結。王新傳

三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百官表杜周爲廷尉中廢。後爲執金吾。遂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太守。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行寬厚。杜周傳故

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其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也河東太守石慶子孫也上使仁刺三河太守皆

下吏考異曰此事見疏先生補史記不得其時今附于杜周拜御史大夫之後蓋用二子夾河爲太守之故也還奏事帝說拜爲京輔都尉六字據遷丞相司

直威震天下諸先生補史記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祀明堂本紀帝所身禱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

一修封禪忌太一等六祠以歲時致禮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帝封禪後十二歲而還徧于五岳四瀆矣封禪書

四年春正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

雁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連圍十餘日遊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本紀匈奴傳考異曰此呼匈奴語初李陵與蘇武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

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武兄從至雍城陽宮扶盞下除觸柱折轅

勅六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武弟從祠河東后土宣騎與黃門駟馬爭船推墮駟馬河中

溺死宣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亦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

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

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鑕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衾，與武決去。武傳

夏四月立皇子體

音爲昌邑王

考異曰：同姓諸侯王，六月乙丑立，今從本。

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以夏侯始昌爲太傅。

傳是歲始定史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車千乘，萬匹，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鹿，小

國特熊居前，麋皆

音居左右

通謂古